炎興下帙九十三

起紹興九年二月盡三月

二月趙士儴爲朝陵使兵部侍郎張燾副之

召呂頤浩陳規仇悆張孝純孟庾赴行在

張孝純自守太原城陷不能全節嘗爲劉豫僞丞相

上曾密召孝純與李鄴李儔等能束身歸國待之如

初孝純不從豫廢金人留孝純於京師至是詔孝純

赴闕孝純自慚白於兀朮改作烏珠乞歸徐州致仕遂留

東京不至

林泉野記曰張孝純徐州人登元祐四年第工詩有文武才畧宣和末知太原府兼河東路安撫使靖康初粘罕改作尼堪來攻先築夾城於外期於必取百道進攻孝純與副總管王稟以死守姚古种師中解潛張思政皆來援敗去遙授檢校少保武當軍節度使河東諸郡相繼陷沒城中易子而食城破孝純不得已遂降虜改作金僭立前侍御史劉豫於北京以孝純爲左丞相紹興四年上密詔孝純與李鄴李儔等令拔身來歸當待之如初孝純竟不至及虜改作金廢劉豫畱孝純於京師既而議和歸我河南州縣又詔孝純赴闕孝純慚懼請於兀朮改作烏珠乞致仕歸徐州而卒子穎建炎中爲守臣一作靖康一作純臣節要曰孝純守太原幾年而破爲虜此字改作金所執至粘罕改作尼堪前逼令拜之孝純曰未審帳上是何人也賊删此字曰元帥也孝純曰元帥乃金國大臣某乃大宋國大臣豈有一國大臣拜一國大臣之禮今事至此惟有死爾何相窘拜耶竟不拜粘罕改作尼堪不能強之因囚歸雲中比於哥舒翰潼關之敗屈節於祿山遠矣孝純之得還也時滙正在雲中目覩其詳是歲五月六日粘罕改作尼堪將避暑於白水泊謂孝純曰

公於此無治生事俟某秋歸當還公於鄉里又顧雲
中留守高慶裔曰如有人欠孝純錢物可督還之以
旦晚孝純歸鄉矣孝純初聞是語不知其所以蓋時
粘罕改作尼堪與劉豫之議密定外人莫知之也至是粘
罕改作尼堪遣人送孝純南歸止云歸鄉而已故奉使宇
文虛中送孝純詩有閭里共驚新素髮兒孫重整舊
斑衣之句則眾莫知相豫也明矣孝純既至河朔欲
由濟南歸徐孝純鄉也主者曰當與公共至東平節制使
寨某得回繳公方可歸徐矣既行則孝純之兄弟孝
忠孝立及諸姪鄉人竟遠迓之孝純方喜慰之際無
何至汶上豫已僭位遽有拜相之命當是之時孝純
昵於親愛懼於還虜改作北因而以喪晚節於罪固莫
能逃然比之充豫之輩固有間矣噫鄉使孝純當僞
命初下遽叱車而北就老死於窮廬不受汚於僭逆
則天下之士千載之後以孝純為何如人歟以是知
士君子於行義造次不可不謹也

樓炤翰林學士

樓炤字仲輝婺州人兼直學士院當張通古蕭哲在
館書詔填委多出於炤之筆至是眞拜翰林學士制
畧曰養剛大之氣好深湛之思強識博聞足以華國

煥文懋德可用爲儀繼東臺披敕之風擅西掖絲綸之譽蔽自朕志兼直禁林當二國玉帛之往來正一時書詔之墳委意昌明而有體詞曲折而不煩義激武夫茂興元戡難之畧人知聖主似建武中興之年遂拜爲眞固應錫命惟爾抱適用之器處可爲之時豈徒潤色之工更賴告猷之益使朕小雅之政見稱於古則爾內相之任其永有辭

吉州布衣周南仲上書

書曰臣觀劉蕡策曰有正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此蕡之言失也亦蕡之不遇時也士苟遇時患無正國致君之術何患不得行患無犯顏敢諫之心何患不得達臣於去年奏陳十事陛下既赦其狂矣又賜召命而免終身文解又取十事而行其一二矣臣之遭遇可謂得行其得達也尚敢爲劉蕡之言哉使命交馳兩國通好正忠臣義士畫策吐奇之秋臣於此時緘默不言是臣負陛下非陛下負臣所以不避斧鉞之誅採取天下輿論有五不可三急務爲陛下獻何謂五不可欲雪前羞不可主和議欲務萬全不可失機會欲取中原不可居東南欲馭諸軍不可不將將欲得賢才不可

廢公論何爲三急務一曰重國柄二曰蓄邊備三曰
擇守令此八者執政大臣所經畫何待臣言然恐肉
食者鄙未能遠謀特區區惟陛下斷焉女眞以蕞爾
小國（刪女眞至此七字改作金人立國之始）結我盟好受我封建是我
徽宗有大造於金虜（刪此字）也口血未乾叛心（改作改慮已）
萌反恩逆天而爲（刪此六字）城下之師我淵聖皇帝不惜
土地以惠生靈未踰年閒又有青城之役破我京師
覆我宗社邀我兩宮立我臣子鑾目狼顧（刪此四字謂天）
下決非我宋有也天未厭宋而得陛下出師命帥起
大廈於將顚舉神器於已墜駐蹕維揚匡濟大業以

土則狹以財則匱以兵則寡以民則困戎有虐心懼
如少康以羿澆死乃立劉豫限我王師又卽豫謀長
驅深入侵軼我淮甸蹂踐我江浙憑陵我荆襄窺伺
我巴蜀俘縶我臣民焚燬我城邑天誘其衷使虜僞
（刪此二字）不克逞志於我是乃皇天悔禍之意也陛下卽
位十有二年跋履山川踰越險阻練兵選將鱗集淮
漢一舉而虜人（改作尼）堪遁再舉而劉麟奔非不能擣其
虛犁其庭報我靖康之怨今年遣使明年又遣使卑
辭厚幣甘心屈辱者爲我父兄故也徽宗北征不復
是用痛心疾首昭告於皇天后土我祖宗之靈舉六

師而並進可也何事耗蠹財用區區爲梓宮之求哉
情僞之不知甯免萬世之笑乎經曰父之讎弗與共
戴天父死於仇子不能報其如在天之靈何其如天
下後世之言何且臣知金虜刪此字之爲暴也必不久
也懷王不還楚而贏秦亡懷愍不還晉而聰曜亡金
寇刪此字之亡無日矣使者之來非窺我中國卽緩我
師也臣願陛下近鑒靖康講和之失遠監秦劉謀人
之禍我有辭焉決策以順天人之心則基圖可復宗
社可久兩宮安否可問可還欲雪前羞不可主和議
此臣所以爲陛下謀也臣不明興亡成敗之數而識
興亡成敗之理推之以行我有三可勝金寇刪此字有
五可敗何者漢戰而有天下歷世猶四百年唐戰而
有天下歷世猶三百年我藝祖不戰而有天下歷世
宜遠於漢唐此爲一可勝也桀虐則失天下紂虐則
失天下秦隋虐則失天下陛下仁聖孝悌之至必不
失天下此爲二可勝也古之亡國兵民或叛今也有
求爲內應者有從之如歸市者有在兩河則念中國
之化懷祖宗之德日望王師之來不啻若大旱之望
雨此爲三可勝也若論金虜叛改作人背恩則敗背盟則
敗樂殺則敗擅廢立則敗據中原則敗又契丹承石

晉之敗一敗於澶淵再敗於金寇改作國今金寇刪此字
乘南北之勝而未聞敗敗之此其時矣大抵機會之
來間不容髮親征之初可進不進一失也凶訃來聞
可進不進再失也一字之謂甚其可再乎臣度金寇刪此
北有契丹南有陛下讎怨交攻腹背受敵天與不
取必貽後患萬一遲之既久使兩河奸雄競起陛下
於東南可安枕而臥乎臣恐社稷將不血食悔之已
無及矣欲務萬全不可失機會此臣所以又爲陛下
謀也昔日親總六師臣知陛下決意於兩河今日復
幸浙西又知陛下甘心於東南決意於兩河猶以曲
直取勝負甘心於東南則委靡不振而自取敗矣何
則東南之地其土脆其民怯其風俗薄而不厚非帝
王必爭之地亦非帝王萬世之業也陛下若選形勝
爲可進取之資則荆襄上流皆爲我有東連吳會西
通巴蜀上盡江湖之流下瞰中原之利方城爲城漢
水爲池且攻且守坐控虜改作敵師一舉而前兩河可
傳檄而定矣欲取中原不可居東南此臣之所以又
爲陛下謀也兵有將猶臂之使指將有帥猶身之使
臂故能百將一心三軍同力父詔其子兄詔其弟今
大敵軍相視若冰炭相疾如仇讎假使一軍深入其

誰爲應一軍陷陣其誰爲援劉光世竊林館之清名
張俊負跋扈之大惡岳飛吳玠韓世忠之流裹糧坐
甲首鼠兩端所以然者無主帥故也陛下曩年躬擐
甲冑親冒煙塵詔書具在誰不聞知未收尺寸之功
退守浙西徒以僥倖之言近慕光武蓋光武起於河
內征王郎征赤眉征五校征隗囂身自將兵戮力數
十戰肯爲空言欺天下後世哉臣不敢遠引異世爲
證陛下知有祖宗故事否乎太祖嘗謂宰相曰朕指
使將帥如偏裨列校蓋抑其權勢不使過制矣今日
諸將尾大不掉陛下已失於初矣尚此不決何耶渲

淵之役章聖一舉而契丹請命成憲具在陛下何憚
而不爲也陛下既不鑑太祖馭將之方又不爲章聖
親征之行豈中興明主所爲哉欲馭諸軍不可不將
將此臣所以又爲陛下謀也陛下親賢急於堯舜艱
難以來無一人卓有見於世者以三弊之未除也人
弊於黨與士弊於時學官弊於資格何謂人弊於黨
與昔也趙鼎張浚之交攻浚在則鼎去鼎之門人亦
去鼎入則浚去浚之門人亦去豈鼎之黨今皆可用
而浚之黨今皆不賢御史諫官望風希意曾有一人
詆時相之言者乎曾有一人劾親舊之罪者乎執政

大臣亦有如郭子儀握光弼之手而涕泣者乎亦有
如蘭相如申於秦而屈廉頗者乎如陛下訓趙鼎以
周公期之除秦檜以丙魏姚宋望之蓋周公有大勳
勞於天下而丙魏以寬容稱姚宋以守文應變稱今
鼎守不討賊改作敵敢望周公乎檜阿匿取容敢望丙
魏姚宋乎陛下遇鼎檜爲甚厚則鼎檜負陛下爲極
深朝多倖位野多遺賢此其弊一也何謂士弊於時
學宣和溺於王氏紹興弊於伊川王氏既非矣伊川
容皆是乎不經之語具在簡編大臣倡風學者響應
士氣不振職此之由祖宗時用兵如寇準定策如韓
琦奉使如富弼安邊如范仲淹文章如歐陽修未有
伊川而諸臣能然今日伊川之門人弟子有一人如
諸臣者乎賊改作敵未壓境往往皆爲王欽若陳堯叟
請幸之計也未聞有用兵如寇準者主憂臣辱不敢
愛其死亦未聞請行如富弼者陛下用尹焞召劉勉
之厚風俗可也一舉得李易再舉得張九成三舉四
舉而得汪黃取士以循故典可也若曰得人如寇準
如富弼臣未知其可此其弊二也何謂官弊於資格
文臣者視武弁如奴隸郭子儀文臣也哉取科第者
視右階爲庸流李德裕果以科第進哉勢援者盡躋

高位英俊者皆沈下僚有深謀遠慮者指爲迂誕驚
衆有讜言切諫者指爲誹謗邀名依阿取容者自以
爲智能致身竭力者取譏於時聿廊廟皆養資之人
議曹無塞謁之論倚威藉勢妨功害能而仕進無非
科舉之流招來無非高蹈之士莫豪奇特可用取天
下者困於罪謫困於草萊困於戎伍困於宮祠岳廟
此其弊三也無黨與之弊天下將有舉讎者出無時
學之弊天下將有異能者出無資格之弊天下將有
崛起而至將相者今也宰相溺於好惡諸將敗於功
罪御史護於時政賞某人罰某人賞罰在大臣也不
在陛下罷某事行某事罷行在大臣也不在陛下大
臣擅權陛下不斷章疏每上臣度陛下收視於穆清
依奏而已又諸將握重兵子弟典禁衞倒持太阿授
人以柄陛下思之否乎此重國柄臣所以又爲陛下
謀也生財無路理財無術而靈財不窮不識執政大
臣獨何爲者遂爲苟且之計也失兩河失五路失山
東失兩淮居民未有耕桑之期四川財賦止供本路
之費東南漕運半虧祖宗之額祖宗以天下奉天下
猶且未足今日以兩路疲民爲天下無窮之奉則生
財有路否乎行營田不爲趙充國之計則營田虛設

也置和糴不爲陸贄減水運之策則和糴虛設也兵
冗未汰官冗未省兼併無藝之征未革不急之務未
除則理財有術否乎祖宗天下有常費者三曰郊禮
曰黃河曰北虜改作歲幣而養兵不與焉何者西北分屯
且耕且守賞賚有節衣糧有準而歲之入亦嘗有餘
今日天下既失其半又四川財賦不歸朝廷計朝廷
歲月用度千萬皆取於東南刻骨搥髓民不聊生養
兵之外更有奉使無益之費不識國家何辦哉臣致
身以事君竭力以奉親淵聖未還徽宗在天陛下肇
啓藍縷仗大義以報怨已遲矣竭力事怨天下後世

以陛下爲如何主也非爲虜改作敵情不測萬一講和
不過分地割界彼主我臣歲責常貢弊我中國兩宮
屬於虜此字改作異域祖宗靈寢屬於虜此字改作北廷一匹夫猶
有父母猶有墳墓猶有不共戴天之讎陛下神明之
主忍舍陵寢忍舍兩宮而爲講和計哉兩年三遣使
則民愈困國愈貧養兵之費愈不給夷狄貪婪無厭
改作金人日責金幣又不知何時而已此蓄邊備臣所以又爲
陛下謀也今日州郡兩府爲之宰相爲之從官爲之
親舊爲之監司帥臣奉接不暇尚敢按劾之乎郡守有
權勢而不法縣官有親舊而不法監司有觀望而不

法上下皆不法欲致太平之治得乎哉監司郡守之賢否陛下所易察也縣令之才能不聞於陛下縣令之贓罪不聞於陛下此今日之極弊也且以臣桑梓親所聞見者爲陛下條具一二安福令陳定乃廉而愛民之吏也前年因民艱食以撫治事緩於奉行當路劾之遂至奪官未聞諸監司薦其廉未聞擢而用之者以無援故也廬陵令王昌贓而虐民之吏也交結寇虐刪此四字專事貪殘百姓訴之有司解之蓋秦檜之親黨故也臣恭讀去年明堂赦書內一項有禁止虔吉教訟以脅持州縣爲慮臣意廟堂之上有黨護虔吉贓吏者故以此詔以爲張本也州縣賢明頑民畏之良民愛之囹圄空虛鞫爲茂草訟庭之下日可張雀羅贓汚則吏長其惡民受其毒不訴於有司何以伸不平之氣哉大臣又爲此請是使天下寃枉者無赴愬之路贓汚者得容於時而愷悌君子亦鮮有激勸之方也雖然臣之州其可與虔等駕從衞掠江廣而臣之州苦於虔賊亦有年矣陳邦光虔人也昔爲建康守臣楊邦義吉人也昔爲建康通判方虜改作敵騎之入也邦義請死邦光請降二人所爲忠奸已判則虔吉可同日而語乎州有死士未聞旌別縣訴

贓吏輒蒙重禁國之綱紀如是乎臣生是州亦欲古人自期也歐陽修以文章名楊邦義以死節名縱不能效歐陽修之文願效楊邦義之死以報國亦有年矣州有謗臣臣實恥之此擇守令臣所以又爲陛下謀也雖然五不可三急務乃天下之輿論也非臣臆說也大臣固位而不欲言小臣畏罪而不敢言草萊之士不達國體者亦不能言如臣去墳墓捐妻子三年於此講聞天下之計已熟矣若緘默不言誰爲陛下言之然則區區之言非爲身謀也爲陛下社稷計也大抵自古中興與創業同藝祖應天順人取天下於掌握陛下若欲同符藝祖上當天心下順人欲則取臣所請斷而行之乃生民之幸社稷之福如降付三省看詳可否大臣必請於陛下曰此瑣事也此不急也此狂妄之言可罷也臣死無憾臣之言不用則天下未即中興亦可爲陛下惜臣愚不識忌諱仰干天誅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李綱知潭州朱勝非知湖州

李綱制曰（舊校云是制劉一止撰本集作李綱知潭州）人總百揆作股肱耳目之臣出殿大邦號禮樂詩書之帥任是安危之責孰踰耆舊之賢具官李綱識洞幾微氣全英特修

身自昔非孔孟之言不師許國以來唯伊呂之心是
矢屢展經綸之學實兼文武之資慷慨百爲險夷一
意方且辭功名而不有占藪澤以自娛未忘憂國之
風忍袖濟時之手眷長沙之巨屏居南紀之上游地
控荆湖勢臨吳楚惟威聲之先暨奸慝自消矧教條
之舊孚歌謠猶在淮陽之徒得君重其勿亟行方叔
之克壯其猷豈能無任祇服朕訓有光前聞
朱勝非制曰方時多虞惟爾一德才幹日樞之運力
扶天步之艱入告謀猷有舟楫濟川之利不動聲氣
措宗社覆盆之安辭功名而弗居寄山林而均佚粤
從得請亦既淹時爰錫命於家庭俾就臨於方面眷
惟茗雪望最江湖魯公之名節尚存謝傅之風流未
泯別孝思不遠時得覲於松楸而仁政所加愛不殊
於桑梓苟愁歎消於田里則潤澤及於京師
趙鼎知泉州
初趙鼎罷宰相而出知紹興府也秦檜送別於江亭
鼎不赴別筵而去檜憾之和議既成已得三京地檜
謂可報鼎矣乃以周秘知紹興府秘與鼎素不協故
也遂移鼎知泉州
三月呂頤浩加少傅依前鎮南軍節度使成國公致仕

秦檜素憾呂頤浩除頤浩西京留守頤浩感疾力請
致仕上許之乃加少傅依前鎮南軍節度使成國公
致仕制曰○舊校云是制劉一止撰輔朕初載遭時多虞憂勤百
爲終始一節屢卽齋壇之拜再登鼎鉉之司位並年
高功與德稱適故疆之來復惟元帥之是謀方資衞
社之忠遽上乞骸之疏察其誠悃匪出僞爲朕不敢
以官職之事煩馬進秩一等擁節歸榮其近藥物專
精神以自輔俾爾壽臧尚有後渥頤浩遂復歸台州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九十三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九十三校勘記

子頴建炎中爲守臣（子頴二字一連上句作而卒于頴）何相窘拜耶拜字衍）然比之充豫之輩（充豫應作鄴儔）以羿澆死（應作以滅澆殪字）竊林館之清名兵之有將（脫之字）將之有帥（脫之字）林一琳作天下將有崛起而至將相者出欲得英才不可廢公論此所以又爲陛下謀也（脫出字至謀也十九字）日可張雀羅（雀衍）其可與虔等耶耶字衍）駕從衛掠江廣（一虔驚從衛掠江廣本集作李綱知漳州八字衍）舊校小注

炎興下帙九十四

起紹興九年三月四日甲申盡四月四日甲申王倫交割京城王倫交割京師是日京城官吏百姓送兀朮改作烏珠至北郊兀朮改作烏珠坐於壇上勸酒爲別應交割州軍官物十分留二分外八分般過河北送納

馬擴爲荆湖南路馬步軍副總管

馬擴爲沿海制置副使時朝廷講和大臣忌言兵事

馬知其弗合逡巡求退乞爲湖南馬步軍副總管從之會武岡洞首楊三天叛勢搖荆湖安撫使謝祖信謀於馬馬薦張球祖信奏球守武岡而擒三天破其巢穴

郭仲荀爲京城副留守以張俊兵一千赴東京

制曰○舊校云是制劉一止撰諸侯朝於方岳未忘巡狩之勤王畧及於舊都實重居留之任肆頒明命庸示眷懷具官郭仲荀賦性通明受材英特兼子房之智勇慕卻穀之詩書夷險屢更忠勤不替執干戈而衛社稷援桴鼓以忘身家入侍殿嚴載肅貔貅之衆出分帥閫每寬疆揚之憂建大將之節旄加三公之位號功高不伐寵至益謙朕永念神州薦更戎壘悵遺民稔禍之久屬殊鄰修好之初故臣流落以焉歸行旅彫零而未集是用疇咨宿望申錫深恩往司管籥之嚴仍總兵符之重惟爾附摩疲瘵勞來散亡慰父老之謳吟消田里之愁歎俾知朕旨有若親臨則予汝嘉嗣有褒寵

四月呂頤浩薨

董華爲公行狀曰公諱頤浩字元直滄州樂陵人登紹聖元年進士第累除河北轉運副使宣和四年朝

廷乘契丹之衰弱舉諸路之兵欲圖燕薊命童貫爲宣撫使以蔡攸副之時大將劉延慶統兵僅十萬自涿州取燕山府契丹之兵大集與王師相拒於良鄉縣殺傷亦畧相當正未有所處會金人於十二月自居庸關引兵至燕山府契丹之衆聞風奔潰金人遂有燕山府及檀順景薊等州童貫蔡攸遣使往燕山府見金國主阿骨打改作阿固達重許歲幣求此四州之地使者五六輩往來商議金人知貫攸意要燕薊以報天子需索益廣倍於歲賜契丹之數議既定金國兵遂回貫攸引兵五萬前去撫定燕薊貫攸到燕山旬日卽班師相繼詹度王安中知燕山府爲本路安撫使是時郭藥師所統兵二萬號曰常勝軍又契丹刺面軍萬餘人號食糧軍費用錢糧不可勝計朝廷命公爲轉運使公條奏燕山一路費用如此雖窮天下之力竭天下之財必無以善其後願詔三省樞密院博議久長之策徽宗震怒阻壞邊事先次落職降官仍舊爲轉運使兼經制燕山府河北京東路財用公在燕山僅二年備歷艱險每恐不能逃禍是時金人漸生覺端變詐反覆邀求不已徽宗感悟憶公前日之言遂復官職進徽猷閣直學士宣和六年丁太

夫人憂公扶喪至濟南府營葬未及掩壙有旨起復催促還任不許辭免公再至燕山府又催一年金人初舉兵犯闕改作圍汴既與本朝講好班師乃得還建炎元年五月今上卽位於南京六月召公赴行在就道差知揚州是年十月聖駕幸維揚公前期繕治行宮分處三省樞密院百司及衞兵營舍擾不及民而事辦十一月召對公奏云臣竊以金人襲百戰之兵一年之內兩犯京闕改作圍汴都天祐陛下躬有神器臣竊觀天下之勢以撥亂爲急撥亂必先任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申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激其氣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徭役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財用足人安時和則有必取之勢無不成之功陛下睿算遠圖布昭聖武伏願任賢使能信賞必罰理財節用積粟訓兵裁抑恩倖無令撓朝廷之權搜選人材使之任將帥之責大開諫路而擇其善總覽羣策而從所長則何爲不成何戰不勝哉上覽奏劄稱旨又旬日再對進劄云淮南兩路北距海南阻江土地膏腴形勢雄勝陛下鑾輿順動以慰天人之心必得其宜矣臣嘗謂强可以使之弱弱可以致之强昔漢高祖與項氏相持百戰百敗

然垓下之役一戰遂成帝業越王兵敗棲於會稽卑辭厚禮養兵蓄銳有待而發一戰遂收霸功然則陛下駐蹕淮甸豈非天意所以資陛下興王業乎伏願聚精會神臥薪嘗膽期於除禍亂致太平實無疆之休也改吏部尚書公被旨令密具邊防事宜公具奏云伏惟陛下卽位以來仁民愛物之心孚於四海憂勤恭儉之德格於皇天是宜邊境安甯萬邦蒙福然而乘兵政敗壞之後敵人以百戰之師投隙而南所向無前適於斯時實勞指畫傳曰天下多事聖哲馳騖而不足茲誠多事之際而聖哲馳騖之時仰蒙下詢備禦之策臣儒學進身然嘗任西北緣邊去處夷狄（刪此二字）情僞與夫戰陣之畧粗聞一二犬馬之齒今已六十筋力不能勝甲胄衰邁不能從軍旅顧有愚見不敢緘默輒陳今日備禦十策一曰收民心二曰定廟算三曰料彼已四曰選將帥五曰明斥堠六曰訓强弩七曰分器甲八曰備水戰九曰控浮橋十曰審形勢條分而詳布之深切當時之務明年二月金人以輕騎逼揚州車駕倉卒南渡公與禮部侍郎張浚聯馬奔及行在僅得渡江扈從至秀州除簽書樞密院事江浙制置使公復召募兵四五千人就鎮江

之北枕江下寨與金人相持近一月金人北去苗傅
劉正彥狂謀不軌公倡議約諸大將劉光世破之朝
於行在即除尚書右僕射扈從鑾輿移蹕建康府尋
遷左僕射公與張浚密謀誅范瓊一軍帖然無事是
時天下盜賊羣起公謂金人方去李成靳賽等分據
淮甸京城隔絕山東河北諸處命令不通其他寇盜
不可勝計公以爲前此賞罰失當將士解體若非信
賞必罰無以大收將士之心乃奏乞置三省樞密院
賞功司應自軍興以來諸路立功將校借補等人並
許繳元立功手照自陳朝廷看詳隨宜借補官資於

是四方將士莫不悅服爲用自是士氣稍振公措畫
招收諸路潰軍盜賊殆將肅清矣十月金人渡江王
師弗能捍禦繼渡浙江逼行在公憂憤不知所爲乃
力獻航海爲避狄（改作敵）之計聖上浩然開納時廷臣
所論皆不合惟聖意確然不移車駕自明州登海舟
精銳之兵萬餘人扈駕行在台州港迤邐趨溫州駐
蹕又月餘是時金人已回鎮江韓世忠以舟師扼江
路金人不得濟公力請車駕回幸浙西宜下親征之
詔以爲先聲亟以銳兵策應世忠夾擊之此一奇也
時車駕已駐蹕於越州會中丞趙鼎上章詆公公遂

罷相後召赴行在拜左僕射公每奏陳金人侵犯攻改作陷不已今又大窺川陝皆燕人及中原叛逆協謀所致古者兵交使在其閒爲我之計更宜遣使講和以紓國難前此所遣宇文虛中王倫等數輩雖拘留不還勢當再遣使人以驕其志蒙上開納遣潘致堯高公繪使金國嗣後潘致堯等得歸金通好蓋自茲始其後使命相繼和好遂成卒迎太母鑾輿暨徽宗梓宮以還又言駐蹕之地最爲今日之急務伏願陛下發中興之誠心行中興之實事今當先定駐蹕之地要使號令易通於川陝將兵順流而可下漕運不至於艱險然後速發大兵一軍往江西湖南以平羣寇一軍往池州至建康府處置已就招安倘懷反側之人於明年二三月閒使民得務耕桑則大江已南在我之根本立矣然後乘今年大暑之際遣精銳之兵與劉光世渡淮持角而北去由淮陽軍沂州入密州以搖青鄆命張俊躬親統兵由河中府入絳州以撼河東乘諸路民心懷我宋未泯之心知王師有收復中原之意則中興之業可覬也若不速爲之邊巡過春夏則金人他日再來不惟大江之南我之根本不可立而日後之患不可勝言矣臣嘗聞自古有爲之

君將以取天下者弗躬親則不能戡禍亂定海內伏望聖慈考漢高祖以馬上治之之跡法唐太宗櫛風沐雨之事速圖之不可緩也臣竊見三四年來金人纔退士大夫及言事官獻言之人輒有怠心便以謂太平廓然無事矣凡朝廷之謀更唱迭和甲可乙否致機會可乘之便往往沮抑不得遂行臣以謂異日誤天下國家者必斯人之徒也今天下之勢可謂危矣既失中原止存江浙閩廣數路而已其開亦多曾經殘破浙西郡縣往往已遭焚刼浙東一路在今形勢漕運皆非所便若不移蹕於上流州軍保全此數路及漸近川陜使國家命令易通於四方則民耕失業號令阻絶俄頃之間已至秋冬金人復來雖欲追悔無及矣公又奏臣任官以來在西北極邊二十餘年備見虜人改作金國之俗於逐年四月初驅官私馬水草牧放號曰入澱美水草之地入澱之後禁人乘騎八月末尤令出澱飼以麥豆以備戰鬬又夏月弓力不强射不能及遠故虜人此二字改作彼未嘗於夏月用兵然自漢至唐士大夫未有深曉此理者惟杜牧有言曰漢伐匈奴嘗以秋冬當虜改作邊人勁弓折膠漕馬免乳之際與之較勝負故敗多勝少今若以仲夏月發

兵出其意外一舉無遺類删此字矣臣竊觀陛下總攬
歲久英武日躋則舉兵北向以圖中原此其時也賈
誼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舍此機會而不乘後欲追
悔何可及耶今有兵十六七萬兵費用不貲朝廷竭
力經營錢糧常若不辦曠日持久必取於民民怨眾
離乃自困之道禍亂之所起可不畏哉今日戰兵其
精銳者皆中原之人數年之後必消磨寖少異時雖
欲舉事勢必不能可爲深惜者也臣年踰六十累歲
疾病每恐溘先朝露此志遂不得伸輒敢冒昧陳述
乞賜聰察又奏曰近日探報金人與劉豫舉大兵以
窺川陜若於來年三月閒舉兵北向必可牽制川陜
之意萬一川陜參差而王師既逐劉豫川陜閒聞之
必震恐因遣韓世忠就近由西京入關此亦一奇也
上開納此策嘉歎不已以公都督諸軍事總師北向
公師次鎮江因臺章上疏遂罷相是歲冬虜改作金騎
再犯改作攻淮甸緣事關利害因以邊防機事具奏上
親筆褒美令陳利害公卽條具所見析爲十論上之
其一論用兵之策其二論彼此形勢其三論舉兵之
時其四論分道進兵其五論運糧供軍其六論大兵
進發其七論經理淮甸其八論機會不可失其九論

舟楫之利其十論并謀獨斷上嘉其議而行之薨謚忠穆

林泉野記曰頤浩字元直齊州人登元祐九年第宣和末進徽猷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在燕山郭藥師執以犯闕靖康初奉祠居維揚建炎初加徽猷閣學士淮東路安撫使知揚州權戶部侍郎次年張遇犯眞州節制諸將往拒之至揚子橋遇降遷戶部尚書上南渡頤浩同簽書樞密院江淮兩浙經制使軍於江甯府會苗傅劉正彥擅廢立頤浩聞之慟哭約劉光世張俊韓世忠馬彥輔等合兵五萬勤王敗正彥於臨平傅與正彥遁去上復辟拜尚書右僕射御營使命將出師追討傅正彥皆伏誅頤浩爲相不務體貌惟持賞罰先公道治贓吏邮疲民親作書幣以招羣盜撥諸軍入衛軍容稍振是秋轉左僕射依前御營使聞粘罕入寇改作尼堪南下乃請隆祐往洪州上幸明越以避其鋒虜改作金既逼又勸幸海道班直衛士謀殺頤浩賴統制官辛永宗收殺其黨遂從駕航海至章安鎮次年由温台聞虜改作金衆退上還越以御史中丞趙鼎章罷爲觀文殿學士提舉崇福宮俄除建康路安撫大使兼知池州張遇王渙顏孝恭巨師古

王璲楊惟忠等六軍皆授節制與李成將馬進戰於江州爲進所敗紹興元年范宗尹罷乃召還而秦檜先已除右僕射又富直柔韓璜辛道宗永宗皆懷忌常共詆訾上悟其讒拜頤浩少保尚書左僕射辭免少保改特進逐直柔韓璜道宗頤浩請移蹕臨安命李光王璲往太平州執韓世清戮之未幾出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總管巨師古崔增趙延壽等兵以往潤州丹徒前軍反劉光世遣將討滅頤浩同薦朱勝非孟庾綦崇禮黃叔敖姚舜明皆得進秦檜嘗欲傾頤浩上覺罷檜三年辛炳常同言頤浩不恭不忠十罪以觀文殿大學士罷提舉洞霄宮居台州五年冬起知潭州兼湖南安撫制置大使七年進少保知臨安府兼浙西安撫制置大使時行在平江張浚請移幸建康頤浩乃請赴行在謀止建康之行浚沮格不得見從至建康乃獲對歛上撫諭遣詣臨安八年春上欲返臨安加少傅鎮南定江軍節度使知建康府兼江南安撫制置大使行宮留守力辭罷爲醴泉使及虜改作金還河南召頤浩赴闕秦檜以宿憾除爲西京留守置之危地頤浩感憤成疾力丐閑復歸台州薨年六十九贈太師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九十四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九十四校勘記

隨宜推恩借補官資（脫推恩二字）　金國通好（脫國字）　則民失耕業（誤作民耕失業）　必可牽制川陝之寇（寇誤作意）　兵費用不貲（兵字衍）　六軍皆受節制（受誤作授）　至潤州丹徒前軍反（脫至字）　乃獲對敭（敭疑作焉）　鎮南定江軍節度使鎮南安（脫鎮字）　罷爲醴泉觀使（脫醴字）　贈太師（一作太保）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九十五

炎興下帙九十五

起紹興九年五月盡六月二十一日己巳

五月張俊韓世忠來朝

復南京歸德府爲應天府許州爲應昌府陳州爲淮甯府潁州爲順昌府壽州爲壽春府曹州爲興仁府渭州爲平涼府慶州爲慶陽府延州爲延安府

州府之名自陷僞之後經金人及劉豫更改者今復其舊

孟庾爲西京留守兼河南府路宣撫使路允迪爲南京

留守兼應天府路宣撫使
李世輔入延安府遂執夏國宰相王樞歸朝廷
初李世輔奔夏國乃說夏國發兵可以取陝西五路
夏國主信之發兵五萬別差都統與世輔共總兵政
以宰相王樞監其軍長驅至延安府三十里下寨世
輔以二千騎至城下問延安府守者姓名曰趙惟清
世輔曰金人不道殺戮我滿家良賤我今提夏國精
兵爲亡者雪冤呼惟清開門惟清曰太尉自與大金
爲仇讎何與於大宋而欲攻大宋之州府世輔問延
安府今爲誰守惟清曰大金已割三京地界還之大
宋已行赦書到府官軍民拜恩畢今爲大宋也世輔
驚請赦文一驗之惟清以眞本示世輔世輔曰然則
世輔請以左右數十人入議事惟清從之門啟世輔入
城見市井閒百姓歡笑之聲乃知割地事審的遂與
惟清約以單騎回軍中併殺夏國頭領南歸朝廷卽
率腹心數十人回軍中聲言生執到延安府官屬是
夜王樞具飲於帳中夏國都統與世輔皆在坐夏國
軍馬悉全裝鐵甲列寨下酒三行世輔命執到延安
府官屬入於是世輔腹心人僞擁數人至帳下世輔
卽起掣刀一手執王樞一手殺夏國都統帳下大喧

諸軍皆不知其因聞風墮坑塹谷死者莫知其數迨曉世輔招諭餘眾得馬僅二萬匹遂往延安謀欲歸朝廷或謂世輔曰大尉威聲著於大金與夏國矣於大宋則未有寸功當今之計莫若就馬聚兵長驅直渡黃河乘勝取河北河東獻於朝廷則歸之爲有名矣世輔猶豫聞樓炤宣諭陝西將及近境有勸世輔可得矣亦會炤以書與世輔期相見世輔遂見炤炤具揚天子德意勉世輔速歸朝廷世輔遂以王樞偕

行留馬在陝西後欲起綱至行在而金人敗盟皆爲金所有

士儼張燾祇謁陵寢回

士儼張燾往西京朝陵自陳蔡歷汝潁以至京洛延見父老布宣天子德意迨至柏城披荆棘履榛翳隨宜葺治展敬成禮而還回到行在即日入對燾具劄子奏曰臣竊惟國家遭百六之災致夷虜肆蛇豕之毒此七字改作異禍流海宇上及山陵臣猥被使令恭修祇謁之事至於柏城慟哭深惟虜罪改作敵釁義難戴天雖窮誅極討殄滅之未足以雪此恥而復此讎

也恭惟陛下聖孝天性豈勝痛憤之情顧以梓宮兩宮之故方且與和未可遽言兵也然祖宗在天之靈震怒既久豈容但已異時躬行天討得無望於陛下乎矧惟自古戡定禍亂非武不可狠子野心此四字改作敵人二三其德不可保恃久矣伏望睿慈仰思歷聖責望之重俯念億兆祈向之切益勵將士益修武備夙興夜寐念茲在茲以俟釁隙起而應之電埽風驅雲撤席卷盡俘醜類改作其眾告功諸陵使天下誦之萬世美之如是然後盡天子之孝而爲子孫之責塞矣上問諸陵寢如何燾不對唯言萬世不可忘此賊改作仇上爲

之黯然燾又奏諸陵下石澗水自兵興以來涸竭幾十五年臣至陵所修誠禮畢水卽大至父老歎異以爲中興之祥上喜後以語宰相曰張燾言必不妄燾又奏訪聞虜改作金人於淮陽軍採木作筏不計其數又行造繩索甚多不知其意安在如此等事在我豈可不知諸將以朝廷嘗有不得遣閒探指揮各務省事遂不復遣虜改作金人奸猾此二字刪廣置耳目我之動息彼無不知虜改作金之情狀我則漠然不聞臣竊惑之臣又見黃河船盡拘北岸悉爲所用往來自若北無一人敢北渡者豈有是理哉臣願陛下戒飭邊吏謹

封疆嚴守禦廣耳目明斥堠先事而預防之庶無後
悔又言新復州縣官吏差遣皆以賄得公肆侵漁取
償百姓乞令監司嚴行約束又言撫綏之道以安靜
不擾爲先今使命絡繹民閒困於將迎不安其居非
所以慰來蘇之望又言訪聞陝西諸帥皆不相下動
輒喧爭設有緩急豈能使其協力不若置一大帥使
之節制則首尾相應緩急可恃願陛下留意無忽盡
之所言切中時務宰相秦檜方主和議惟恐少忤虜
情改作金人故事皆不行

六月二十一日己巳吳玠薨

中書舍人王綸爲公墓銘曰公諱玠字晉卿世居德
順之隴干公少沈毅有志節善騎射知兵讀書能通
大義未冠以良家子隸涇原軍政和中夏人犯邊力
戰有功自是威名益振建炎二年金人內侵已三載
矣春渡河出大慶關略秦雍所過城邑輒下三月還
自鞏州至鳳翔隴右都護張嚴邀戰失利敵勢愈張
謀趨涇州大將曲端拒守麻務鎮命公爲前鋒公進
據青溪嶺逆擊大破之敵始有憚公意三年冬劇賊
史斌寇興鳳據長安謀爲不軌公擊斬之轉右武大
夫四年春擢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金人謀取環慶

大將婁室改作囉索以衆數萬出麻亭公逆戰於彭店原士殊死鬬殺傷過當敵懼引去而曲端劾公違節度坐降武顯大夫罷總管論者不平未幾復故官職改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知鳳翔府權永興軍路經略安撫司公事進復長安宣撫處置司將合五路兵與金人決戰公謂宜各守要害以待其弊秋九月師次富平都統制會諸將議戰公又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何以戰宜據高阜先爲不可勝者衆曰我師數倍又前臨葦澤非敵騎所宜不聽既而敵驟至囊土踰淖以薄吾營軍遂大潰而五路俱陷巴蜀大震公

獨整衆保散關之東曰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其上或謂公宜屯漢中以安巴蜀公曰敵不破我不敢進堅壁重兵以臨之彼懼吾躡其後保蜀之道也明年改元紹興春三月敵將沒立改作默呼果率銳兵期必取而後進公擊敗之眞拜忠州防禦使兼帥涇原夏五月沒立改作默呼復會別將烏魯拆合改作烏嚕哲爾格衆數萬使二將由階成出散關先至公與之戰三日大敗而去沒立改作默呼方攻箭筈關公復遣麾下擊退卒不得與二將合轉明州觀察使丁母嘉國憂起復尋兼陝西諸路都統制敵自破契丹以來狃於常勝至每與公戰

輒北不勝其憤冬十月其元帥四太子者會諸道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水自寶雞連營三十里又疊石爲城夾渭水與官軍相拒公指揮諸將選勁弓弩號駐隊番休迭射矢發如雨敵稍卻則以奇兵旁擊如是三日度其困且走則爲覆於神岔峪待其歸覆發衆大亂俘其將羊哥孛堇改作英格只勒及其酋改作領三百餘人甲士八百六十人尸塡坑谷者二十餘里獲鎧仗數萬計拜鎭西軍節度使二年兼宣撫處置使司都統制節制興文隴州敵久窺蜀必欲以奇取之三年春裒其兵又盡發五路叛卒聲言東去反自商

於出漢陰擣梁洋金州失守公亟率麾下倍道疾馳且調兵利閬旣至適與敵遇使人以黃柑遺其師撒離喝改作薩里罕大驚曰吳公來何速耶遂大戰饒風關凡六日敵皆敗殺傷不可勝計撒離喝改作薩里罕怒斬其千戶孛堇改作勃數人以死犯改作奪關出官軍後公徐結陣趨西縣或曰蜀危矣公曰敵去國遠鬬而死傷大半吾方全師以制其敝蜀何憂也月餘敵果退加檢校少保充利州路階成鳳州制置使四年春二月敵復大入犯改作趨仙人關公預爲壘關旁曰殺金坪嚴兵以待敵據阜戰且攻壘公命將士更射又出

數萬家朝廷嘉之每降璽書褒諭七年冬敵廢劉豫
且益兵眾以爲疑公策其將去九年春和議成上以
其功高復賜親札進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遣
內侍齎詔以賜而公已病甚扶掖聽命自以賞過其
勞固辭優詔不許六月已巳以疾薨於仙人關治所
享年四十有七公用兵本孫吳而能知其變務遠大
不求近效故能保其必勝御下嚴而有恩視士卒之
休戚如已而同其甘苦故人樂爲之死其任將佐等
功賞斷以公論無親故權勢之徇故麾下諸將多以
功顯既貴而自奉之約不逾平時至推解以予士則

銳兵擊其左右戰五日皆捷敵復遁去上聞之嘉歎
賜以親札曰朕恨不撫卿背也是役也敵決意入蜀
自其元帥以下皆盡室以來又以劉豫腹心爲四川
招撫使既不得志度公終不可幸勝則還據鳳翔授
甲屯田爲久留計自是不復輕動矣夏四月徙鎮定
國軍除川陝宣撫副使秋七月錄仙人關功進檢校少
師奉甯保靜軍節度使五年春攻下秦州六年兼營
田大使徙鎮保平靜難軍公與敵對壘踰十載常患
遠餉勞民屢汰冗員浮費歲益屯田至十萬斛又調
戍兵命梁洋守將治濬褒城廢堰廣溉民田復業者

不少吝故家無餘貲至無宅以居嗚呼雖古名將何以加諸後胡世將爲川陜宣撫使公弟吳璘適在軍中一日從容問公所以戰則曰璘與先兄東髮從軍屢戰西戎不過一進卻進卻之間勝負決矣至金人則勝不追敗不亂整軍在後更進迭卻堅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蓋自昔用兵所未嘗見勝之之道非屢與之遇者莫能盡知然其要在用所長去所短而已蓋金人之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而中國之士卒不若金人之堅忍盡吾長技洞中甲數百步外則彼固不能及我據其形便更出銳卒與之爲無窮以挫其堅忍之勢則我固有以制彼至於決機兩陣之間變化如神默運乎心術之微則璘有不能言以是知公之深於兵也十年詔立廟於仙人關賜額曰忠烈謚公武安

吳武安功績記序曰忠烈吳武安公中興名將其撫養士卒似吳起其勤儉精力似陶侃違令必戮似孫武子憂國遠計不倖近功似趙充國身歿之日知與不知莫不流涕又似李廣與羊祜也是以能勝所難勝守所難守以保全蜀使有數年之壽則中原之復可幾也方其薨也其長子未冠而二季尤幼胡宣撫

爲行狀不詢其子使二舊吏立供爲之墓誌又據行狀而言是以如是之不詳乾道乙酉子既作補遺志其大者凡數十事以遺其少子參議且類宸翰詔命碑鏤爲一集目之曰保蜀忠勤錄庶備國史異時採擇因使蜀士大夫知本末而後之爲大將者有所矜式書成人喜讀之薦紳傳道已滿四川然意尚有遺也近得明庭傑從政所撰功績記文實語詳果有未聞親所聞見宣撫司參議馮康國元通命記其事是可信也因鏤之集中以補遺焉岐下張發書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九十五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九十五校勘記

官吏軍民拜恩畢脫吏字

洞中重甲數百步外脫重字

比無一人敢北渡者比誤作北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九十六

朝散大夫充荆湖北路安撫司參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莘編輯

炎興下帙九十六

○○○○起紹興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巳巳盡其日

吳武安公功績記曰吳玠字晉卿世居德順之隴干
曾祖謙太子太保祖遂太子太傅父展少保三世皆
以義烈聞侯少沈毅尚氣節長於騎射曉兵法讀書
能通大義未冠以良家子隸涇原軍政和中夏人犯
邊鏖戰立功補進義副尉權隊將討浙西賊方臘破
其眾又破河北賊累功轉忠訓郎權涇原第十一正
將夏人攻懷德軍以百餘騎突擊追北斬首百四十

有六轉秉義郎擢本路第十二副將建炎三年金人
內侵已三載矣春渡河出大慶關婁室改作宿羅索殘長安
鼓行而西跨鳳翔汧隴不浹旬降秦州垂頭熙河隴
右大震熙帥張深遣偏將軍劉惟輔禦賊改作之殺其
帥黑風改作哈芬大王婁室改作宿羅索失勢遁走深更遣隴右
都護張嚴以兵繼進嚴趨鳳翔五馬坡下兵敗死之
惟輔自鳳翔石鼻寨遁歸熙州經制司統領劉延亮
棄鳳翔歸曲端端斬以徇端與侯大兵屯北原堅壁
不動金人謀趨涇州端拒守麻務鎮遣侯以前軍討
賊改作戰迎敵侯進據青溪嶺逆擊大破之轉武功郎涇原
路兵馬都監知懷德軍令率本道兵復華州城破將
士無殺掠民皆安堵轉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劇賊史
斌寇興鳳據長安謀不軌侯進兵夜襲其城斌出戰
斬其首轉右武大夫四年春擢熙河路馬步軍副總
管金人謀取環慶大將婁室改作宿羅索以眾數萬攻麻亭
侯逆戰於彭店士殊死鬬殺傷過當而曲端劾侯違
節制落武顯大夫論者不直之未幾復故官改秦鳳
路馬步軍副總管知鳳翔兼權知永興軍路經略安
撫使司公事進復長安轉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先
是侯與曲端起兵涇原招流民潰卒捍禦金賊改作師

所過人供糧秸道不拾遺猛士如林甲軍蔽野每戰
必先占高原必勝之地未嘗敗衂賊改作敵稍北退河
東不敢逾河飲馬時朝廷遣樞密張公董帥川陝許
以便宜不從中制樞密移檄諸路將臣與賊改作金大
戰召端與侯問籌策端云平陽廣野賊改作敵便於衝
突而我軍未皆習戰須教士十年然後可以大舉侯
云高山峻谷我師便於駐隊賊改作敵雖驍勇甲馬厚
重終不能馳突我據嵯峨之險占關輔之勢賊改作敵
雖强悍不能據我尺寸地宣幕僚佐一以爲迂緩一
以爲怯懦置其言而不用棄其人而弗親秋九月師

次富平都統制會諸將議戰侯曰兵以利動今地勢
不利將何以戰且徙據高阜制賊馬改作敵騎衝突諸將
皆謂不然云我師數倍彼信又前臨葦澤非鐵騎所宜都
不聽既而賊此字改作金兵驟至囊土逾澤以薄吾營王師
大潰五路悉陷巴蜀大震侯獨整眾保散關之東和
尚原積粟繕兵列柵其上或謂侯宜進屯漢中以守
巴蜀侯曰賊不破我詎敢輕進吾堅壁重兵下瞰雍
甸彼懼吾襲其後保蜀良策也越明年改元紹興春
三月金國汝立改作默哷郎君率銳兵犯原上期必取而
後進侯擊敗之眞拜忠州防禦使夏五月汝立改作默哷

及渾女改作和尼郎君馬五太師耿太師復會別將烏魯孛堇改作烏噜貝勒使二將由階戍出大散關先至侯與戰二日連勝而沒立改作默哷方攻箭筈關侯遣麾下擊退不使二將合分兵掩襲兩皆潰去轉明州觀察使詰非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相與戮力盡忠內撫外詞云朕以經理關陝付之樞臣奉將天威式遏亂略禦則戡定之期未可歲月而冀庸功來奏懋賞是宜忠州防禦使秦鳳路經略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吳玠材氣不羣忠勇自奮策足功名之會騰聲關隴之間比者擢帥涇原盡護諸將岐下之戰尤爲雋功獲

其酋改作隊豪醜類改作敵因折北是用酬其多捷陟以廉平津夫雄職美官朕所以待功能之士也益奮爾烈朕無愛焉可特授前件官未幾丁母劉氏嘉國太夫人憂起復尋兼陝西諸路都統制詰詞云孝移於忠者聖人之格言國爾忘家者人臣之彝憲而況分閫外之寄統諸路之師淬勵以須枕戈待旦其可以親喪廢乎觀察使吳玠比以功伐寖階顯榮卻敵有沈果之機馭軍適威愛之濟戰多由率懋賞既行遽深風木之悲方治金革之事矧臨敵忌於易將而制閫庸於奪情其安厥常無曠爾職尚能揚名於世以顯父

母則忠孝之道兩得矣爾其勉哉可特授陝西諸路
都統制金賊改作人自破契丹以來狃於常勝至是與
侯戰輒北不勝其憤冬十月元帥四太子會諸道兵
及正甲女眞此四字改作契丹渤海等數萬人造浮橋跨渭水自
寶雞連營三十里疊石爲城與侯拒戰侯指授諸將選
勁弓强弩期以必死番休迭射賊改作敵稍卻則以奇
兵乘險據隘橫攻夾擊如是三日度其必困遁走侯
遣麾下伏神谿峪待其歸敵果遁走伏發賊改作敵潰
俘其部將羊哥大孛堇改作英格及酋改作首領三百
餘人甲士八百六十人尸塡坑谷者二十餘里獲鎧

甲數萬計乘夜併兵刼賊改作其大寨四太子全軍陷
沒剿殺殆盡幾獲四太子拜鎭西軍節度使御前差
中使任充齎詔就賜云兵勢無前用兼必勝之將王
靈克布允繫敵愾之威眷我虎臣時獻戎捷受盡護
諸將之任當兼總兩帥之雄控臨要衝遏制侵軼永
念雍州之域久罹羯虜改作北漠之災屬敵勢之方張勵
兵鋒而益倍陰設奇伏躬率殿行下添遂字俘當戶之衆
酋二字改作豪下添悉字珍引弓之羣醜二字改作衆威聲遐暢凱
奏上聞班勞策勳敢後疇庸之典建牙擁節益隆制
閫之權肆衍戶租仍加眞食並頒徽數式示眷懷於

戲迪果毅於戎昭益申威於武備方乘戰勝之功行賜山河之誓勉恭迺事圖報異恩可特授鎮西軍節度使陝西諸路都統制武功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紹興二年兼宣撫使司都統制節度使興文隴州賊改作金久窺蜀必欲以奇取之撒离喝改作薩里罕與四太子懲前日之敗不敢窺和尚原紹興三年春裒其兵三十萬又盡發諸路簽軍聲言東歸太原反自商於出漢陰擣梁洋金州失守侯亟率麾下騎兵倍道疾馳晝夜數百里急調兵利閒徑趨金洋先以黃柑數百枚犒賊改作其帥曰大軍遠來聊奉止渴今日決戰各忠所事撒离喝改作薩里罕以杖擊地大驚曰吳侯爾來何速耶不敢進盤桓累日侯得以其暇治饒風嶺之寨柵方據要險而賊改作敵已麾眾軍急上遂大戰饒風嶺上凡六晝夜賊改作敵皆敗衂撒离喝改作薩里罕大怒斬其千戶孛堇改作貝勒數十人以死犯改作奪關又潛軍間道踰蟬溪嶺出官軍後侯按兵夜徑趨西縣或曰蜀危矣侯曰賊改作敵歸地而來去國遠鬬而死傷太半吾以全軍扼其吭蜀可無憂侯遂爲清野之謀分屯諸將示以擣虛之勢賊此字改作金師便旋行中梁山浹月一夕潛遁撒离喝改作薩里罕歸乃

服侯善用兵勢不能破乃密遣通書百端開誘言金國威德之盛智勇之奇甲兵之強公宜相時而動侯復書云玠謹白金國都統足下遠蒙示書且審雅懷士各有主不容緘默彼已之情不通空相猜貳無復平定時也輒據愚（寫）悃覆答雅賜惟足下亮之夫華夷異分此天下（刪華夷至此七字改作君臣有大義古今下添有字常理順之則治逆之則亂披觀傳記數千百年夷狄之亂中華與夫叛臣賊子稱兵犯順（用上）卒不旋踵夷滅無遺類者以其（刪夷狄至此二十八字悖改作大義下添而字反常理下添者字）神人憤疾天地不容也（下添念二字）我太祖皇帝挺生五

季遭時昏亂堅守臣節委贄（贄）柴氏仗順討逆功塞宇宙屬世宗棄代歷數有歸百萬之眾懽呼擁戴不得已而君之不殺一士不墮一城與堯舜何異哉深仁厚德布濩涵養行（行）二百年民至老死不識干戈上下狃習武備不修戎器不備賊盜乘之郡縣瓦解至今五六年而未定此蓋太平日久持盈守成失其道也而謂金國威德之盛甲兵之強果能至是乎且金國行師戰勝得志亦有由也陷城破邑縱士剽掠恣其所取卒徒貪得（刪得恣其至此八字）鼓勇爭奮勝則勝矣而殺傷殘賊變動和氣亦（刪殘賊至此七字改作為）已甚矣（刪此以字）

此用士利盡則士不可使以此決勝財殫則戰不可
必足下視今之天下何如遭燒(焚)劫者十不存一二耕
農失業商賈流亡餓死者相枕籍所謂財利何有哉
竊憂足下之士自是不可以使足下之戰自是不可
以必足下亦可以少休哉乃復據青徐之壤掖(改作)扶
掖斗筲之子俾(半)伴擁虛器彼劉豫者嘗北面本朝備
位臺省(察)負上皇拔擢之恩臨難畏懦不能以死報國
而乘便抵閒僥倖非望三尺童子皆知鄙棄而唾罵
之其尙何顏面以視聽於天地之閒望天下歸之耶
然金國既以夷亂華(刪此五字又改作乃)挑賊豫以臣反君
顧天下大義古今常理金國盡埽除之矣(刪金國至此七字改作何)而欲以靖亂不知適所以召亂也主上聰明孝
友慈仁恭儉聞於天下如奉使金國不能留暨京師
之變(故)適治兵藩閫謳歌攸屬嗣位應天實太祖興王
之地天意昭昭可見矣維揚之役大兵奄至倉皇無
備中外失色然大駕南下橫衝風濤幾數千里如行
衽席厮役之卒無一不備而金國之士漂流沈溺者
過半此足以見天之不棄趙氏卒欲安全之也今乾
象清明星緯順行隆冬屆寒日星温晏陽盛陰剝此
中(改作)我國之福民心日以固士氣日以振太平可指

日而俟以金國之眾自稱多材豈無深明天道而不
知審擇取舍安定天下尚爲前之紛紛果何爲耶往
者契丹與中國結爲兄弟駢牲相要天日是誓信使
往來絡繹於道兩朝赤子實便安之而我納奸人之
謀忽棄載書墜失大信故上天薄罰降此災戾然核
其禍端窮其亂源鼓作交鬬金國與有力焉比聞契
丹仇怨金國深入骨髓渤海奚霫從而和之將會召
[族類]英豪糾集徒旅借援中國南北通款[歡]復尋舊盟併力
合勢以逞憾於金國金國之兵暴露鬬戰淹閱歲時
力疾氣衰腹背受敵足下能保必勝乎闇機事殞威
名隳成功蔓後患資天下萬世口舌之士詆薄譏笑
金國獨何取也玠世爲宋臣食趙氏之祿孕子育孫
於中原之地儻有二心天地鬼神實誅之乃辱貽說
使相時而動足下度玠豈苟得無恥見利忘義者也
一言之失駟馬莫及竊爲足下惜之春律方初萬彙
熙泰惟逖去墳墓鬻遊萬里之遠軍中倥傯頗安樂
否更冀加謹眠食以養新春和平之福玠白撤离喝
改作薩里罕得書大不平日與諸將熟議攻玠紹興四年
春二月賊删此字復大入撒离喝改作薩里罕四太子蓄忿
日久糾合兵數十萬轉三河之粟魚貫蟻附決意取

蜀自元帥以下皆盡室以來又以劉豫腹心爲招撫使召諸路簽軍列屯寶雞綿亘數百里進攻自鐵山鑿崖開道於仙人關高嶺上立大柵下瞰侯營循嶺東下直攻侯軍侯自以萬人當其前公弟總管吳璘由七盤關不待令會合率輕兵倍道入援其兄四太子聞之與皇弟郎君分領萬戶酋改作隊長擁兵急攻又往攻殺金坪野寨對壘劄連珠硬寨數十座又來侯營前立礮數座擊我營侯令營中併發神臂弓飛火礮斃賊改作之無數統制官田晟總兵深入追賊改作敵又發生兵萬餘擊營左侯分兵力戰卻之賊改作敵不退又添生兵擁洞子雲梯直前攻城身侯兵向前用礮打洞子碎用撞竿撞雲梯倒賊改作敵怒縛虛棚戰樓別遣大孛堇改作貝勒擁銳卒萬餘一發乘城侯令統制官楊政領長槍防刀手深入刺打隔斷賊改作敵又遣二孛堇改作貝勒總正甲金人二萬夾攻柵兩肋吳璘左右遮護血戰殺賊改作敵賊皆引卻撤離喝改作薩里罕駐馬四顧良久云吾得之矣翌日號令諸軍併力共攻侯營兌方一樓子自寅至午危甚姚仲爲統領只在樓上酣鬬樓已傾側仲以絹爲繩拽使復正賊改作敵以火焚樓柱仲以海壺擊滅火賊改作敵布神

臂弓東嶺下侯亦發神臂弓五百隻與之對賊改作敵
退去卽遣王萬年劉鈐轄濬水王武宣贊分紫白旗
入賊此字改作敵賊改作敵奔潰抵夜侯別遣五將分更刼
寨晝夜數十合金人困憊死傷以萬計卽斂兵宵遁
殺死千戶萬戶甲軍萬餘得傍牌銃槍金鼓旗幟數
千件左軍統制張彥夜刼賊改作金人橫山寨斬首千級
生擒將領二十人侯又遣統制官王俊設伏河池捉
賊改作其歸路生擒百餘人斬首千級得甲馬旗幟無
數侯悉兵尾襲直過和尚原去上聞之嘉歎賜以親
札云史謂趙充國沈勇有大略其用兵以全師保勝
爲策乃漢中興良將也朕嘗思其人以濟大業比見
宣撫司奏金人擁大兵而來有吞噬四川之心卿能
保關克敵挫彼虎狼之銳而壯朕興復之威非謀以
濟勇能若是耶朕之所思今乃見之但恨阻違不得
撫卿背而慰朕心也更在不驕其志益勵軍情則所
謂濟朕莫大之業者非卿而誰耶已降親筆除卿宣
撫使及繼以朕所御戰袍器甲等物賜卿想已畢達
今朝廷見議賞典先飛此數字聊寫朕懷金人久不
得志則還據鳳翔授甲屯田爲久留計自是不敢輕
動侯以熙河經略使閤師古自洮岷領選鋒統制李

進前軍統制王師古後軍統制戴越打糧河州襲大
潭縣掩骨谷鎮賊慕洧拔寨去師古由殺馬谷攻焦
山務焚田家村圍子谷深入賊境（刪此二字）至石要嶺忽
遇金賊（改作人）大兵一戰敗績師古旋師大潭內懷慚
懼悉還兵宣撫司隻身往降賊（改作金人）侯愛此軍忠義
無一人一騎從師古叛者撫存（字）勞徠捐其家財厚資
給之兩軍既合中外一心失一匹夫於師古得萬貔
貅於行陣侯由此軍精甚四月徙鎮定國除川陝宣
撫副使秋七月朝廷錄仙人關功進檢校少師奉甯
保靜軍節度使五年春侯復向天水出奇兵下秦州
六年兼營田大使徙鎮平保知靜難軍侯與金賊對
（刪此二字）交戰踰十年熟其軍壘曲折知其部領堅脆常
以一當百惟慮（避）遠餉勞民屢汰冗員官節浮費歲屯
田至十萬斛又調戍兵命梁洋守將治褒城廢堰廣
溉民田復業數萬朝廷嘉之下璽書褒賞七年冬賊
（改作金）廢劉豫召諸道兵聲言入蜀侯獨謂不然策其
將去已而果然和議成上以侯功高賜親札進開府
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而侯已疾自以賞過其功固
辭優詔不許九年春三月侯以疾革乞解事天子惻
然憂之命成都守胡世將訪蜀善醫者治其疾又馳

國醫往視未至而侯以六月巳巳薨於軍亭年四十七巳亥遣表聞上震悼輟視朝特贈少師九月丙申其弟璘奉喪葬於德順軍永洛城十一日戊申上念公不已賜錢三十萬擢璘龍虎衛四廂都指揮使以慰恤其家侯能撫士卒同其甘苦至軍政則斬刈一不貸故人人效死如建炎二年曲端屯麻務鎮督戰侯遣列校三百七十餘人於大谷比較嶺迎戰矢石未交望風奔潰伏匿山谷四年侯招兵秦鳳前三百四十餘人出赴招安侯問訊再三搜索非是者五六人斥遣之餘三百七十人悉斬於邊亭下去泰州十

里士卒股慄自是出戰人皆效死至第功賞則維以公論無請託之私性樂善每觀史傳有可師者必書之座右日誦幾過其用兵本孫吳而能窮其變化雖功高貴顯而居常極儉約至推以予士則略無少吝其卒也家無餘貲至無宅以居三子拱佑武郎扶撝皆爲文官承奉郎以經史自娛明庭傑賞試論之曰漢皇甫規張奐皆生長山西應賢良中高選規以詩易傳授門弟子三百餘人奐著尚書疑難五十餘萬言以垂世設教二公尚武棄文俱仕度遼將軍破胡虜改作敵定以千萬計觀規自布衣時以西羌深入上書

願假近邊無用坐食之兵五千使規爲將上可以除
患下可以納降奐每言大丈夫處世當爲國家誅滅
胡虜改作掃廓邊境嘻此皆前輩豪俊語邇者天子敏知元
通與吳侯相知之深想吳侯諸子必皆稔聞今元通
功高言重若他日會悟吳侯家一朝奉嘗當語之曰山
西出將二公家世邊人將門出將二公奕世將種大
丈夫當用長槍大劒定天下安從文官學弄筆墨也
元通曰然俊民論議極有補於世當並爲我書於吳
侯傳末云宣撫司薦士明庭傑記
林泉野記曰吳玠字晉卿德順軍人沈勇知書少隸

曲端爲將張浚宣撫川陝用爲都統制紹興元年十
月金人陷鳳翔府寶雞縣至和尙原玠遣弟璘及統
制雷仲三戰皆敗之又敗之神岔峪口自是累三十
餘陣皆克擒萬戶羊哥孛堇改作英格貝勒粘罕改作尼堪墐也
及不路孛堇改作曜貝勒二十餘人兀朮改作烏珠中箭而遁
蜀土賴之以功加鎭西軍節度使浚還朝留玠守川
口四年兀朮改作烏珠欲入寇劉豫弟益方知長安密使
告玠爲備二月果犯興州仙人關兀朮改作烏珠使謂玠
曰趙氏已衰不可扶持公來當擇善地百里而王之
玠曰業已事趙氏不敢有二於是尅期與戰虜此字改作

烏珠大敗自後每遇輒勝都統郭震爲兀朮改作烏珠所襲敗玠日與鏖戰郭震爲兀朮改作烏珠亦復攻之虜改作烏珠又敗四月再敗虜刪此字於鳳州幾獲兀朮改作烏珠復秦鳳隴州降簽軍七萬玠對敵常乘肩輿作樂除四川陝西宣撫處置副使進檢校少保奉甯保靜軍節度使五年以所統爲行營後護軍六年檢校少師靜難軍節度使於興州九年議和改宣撫使仍開封儀同三司六月以疾薨年四十七賜錢三十萬弟璘加開府儀同主其軍三子供扶撝部曲楊政田晟姚仲王彥雷仲皆名將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十一月初四日將日本回抵家後小病二日因校此傳於自遣初七日反對記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九十六終

董師川陝（師誤作帥）　烏魯孛堇折合孛堇（脫此四字）　陟以廉平（平一作車）　自寶雞連營三十里（脫營字）　詆薄姍笑（姍誤作訕）

明廷傑嘗試論之（嘗誤作嘗）　俱任度遼將軍（任誤作仕）　當語之曰（當誤作嘗）　邇者天子（一作邇者天子知元通與吳侯相知之深無缺文）

郭震爲兀朮亦復攻之（爲兀朮三字衍）

炎興下帙九十七

起紹興九年七月盡十月十一日戊午

七月王倫藍公佐往金國

王倫以奉使金國至東京權留守至是東京留守孟庾至京師倫遂與其副藍公佐渡黃河北去至北留倫不還獨遣公佐歸

金人殺兀室改作烏舍蕭慶

節要曰誅兀室改作烏舍蕭慶詔朕席祖宗之基撫有萬國仁幬德覆罔不臣妾而帷幄股肱之舊敢爲奸欺

開封儀同三司尚書左丞相陳王希尹 希尹兀室名
烏舍猥以軍旅之勞寖備宰輔陰愎險惡出其天資歲
視同僚事輒異論頃更法令之始永作國朝之規務
合人情每爲文具比其改革不復尊承幾喪溫風徒
成澆政至乃未有詔諭遽先指陳或託旨以宣行每
作威而專恣密置黨與懷爲誕謾僭奉玉食之尊荒
怠梟鴟之甚外擅家國之利內睽骨肉之恩日者帥
臣密奏奸狀已萌蚤弗加誅死不瞑目顧雖未忍灼
見非誣心在無君言尤不道逮燕居而竊議謂神器
以何歸稔於聽聞迄致彰敗躬蹈前車之既覆豈容
蔓草之弗圖特進尚書左丞蕭慶迷國罔悛欺天相
濟將致於理咸伏厥辜嗚呼賴天之靈既誅兩觀之
惡享國無極永保億年之休咨爾臣民咸體予意

神麓記曰悟室 改作烏舍與國同姓完顏氏母姓三十箇
月生名曰悟室乃三十也。悟室 改作烏舍長而身長七尺餘音
如巨鐘面貌長而黃色少鬚髯常閉目坐怒睜如環
創撰女眞文字動循禮法軍旅之事暗合孫吳自謂
不在張良陳平之下初兀朮 改作烏珠往祁州元帥府朝
辭既畢眾官餞於燕都檀州門裏兀朮 改作烏珠甲第至
夜闌酒酣皆各歸惟悟室 改作烏舍獨留嗜酒皦兀朮 改作

烏珠首曰爾鼠輩豈容我齕哉汝之軍馬能有幾何天下之兵皆我有也言語相激兀朮改作烏珠佯醉如厠急走騎告秦國王宗幹云兄援我秦國王與悟室改作烏舍從來膠漆及謀誅魯宋之後情轉相好遂言語遮護之曰悟室改作烏舍實有酒豈可信哉兀朮改作烏珠出次早以辭皇后爲名泣告皇后如前后曰叔且行容款奏帝耳兀朮改作烏珠遂行后具此言白東昏使兀朮改作烏珠及之回兀朮改作烏珠密奏帝曰朕欲誅老賊久矣柰秦國王方便援之至此自出山後沿路險阻處令朕居止親弟燕京留守紀王阿普改作鄂博追兀朮改作烏珠至良鄉

善好處自作捺鉢以我骨肉不附已者必誣而去之自任其腹心於權要之務此姦狀之萌惟尊叔自裁之是夜詐稱有密詔入兀室改作烏舍所居宅第執而數之賜死同難臥魯南改作嚕納鄂改作薩撒瀛改作伊游虛哥濛改作蘇克穆爾鐵哥滋改作特古斯四子遇害右丞蕭慶幷子男亦被誅

松漠記聞曰陳王悟室改作烏舍加恩制貴貴尊賢式重儀型之望親親尚齒亦優宗室之恩朕俯追羣情祇膺顯號爰第景風之賞孰若台曜之先凡爾在廷聽予休命具官屬爲諸父身相累朝蹈五常九德之規

爲四輔三公之冠當艱難創業之際籍左右宅師之勤如獻兆之信蓍龜如濟川之待舟楫迪我高后格於皇天屬正統之有歸賴嘉謀之先定緝熙百度董治六官雍容以拆肘腋之姦指顧以定朔南之地德業茂著古今罕倫迨茲慶錫之頒詢及僉諧之論謂上公之嘉命有九而天下之達尊者三既已兼全無可增益乃敷求於載籍仍自斷於朕心杖以造朝前已加於異數坐而論道今復舉於舊章蕭相國踵紹不名安平王肩輿升殿併滋優渥以奬耆英於戲建無窮之基則必享無窮之福賜非常之禮所以報非常之功欽承體貌之隆共對邦家之祉

又曰已未年五月客星守魯悟室改作烏舍占之太史曰不在我分野外方小災無傷至七月魯兗宋滕虞諸王同日誅庚申年星守陳太史以告宇文語悟室悟室時爲陳王。悟室均改作烏舍悟室烏舍不以爲怪至九月而誅虜亦應天道如此刪虜亦至此七字余覩改作伊都始之降約燕京統軍反統軍之兵皆契丹人余覩改作伊都謀誅西軍之在雲中者盡約雲中河東河北燕京郡守之契丹漢兒令誅女眞之在官在軍者天德知軍僞許之遣其妻來告時悟室改作烏舍爲西監軍自雲中來燕微聞其

事而未信以通事漢兒那也（改作納延）回行數百里那也問之曰曾見監軍否以不識對問爲誰曰余覩（改作伊都）下人那也（改作納延）追及悟室（改作烏舍）曰適兩契丹云余覩（改作伊都）下人既在西京何故不識得余覩（改作伊都）書曰事已泄宜便下手復馳告悟室（改作烏舍）即回燕統軍來謁縛而誅之又二日至雲中余覩（改作伊都）微覺父子以遊獵爲名遁入夏國夏人問有兵幾何云親兵三二百遂不納投達靼（改作韃靼）達靼（改作韃靼）先授悟室（改作烏舍）之命其首領詐出迎具食帳中潛以兵圍之達靼（改作韃靼）善射無衣甲余覩（改作伊都）出敵不勝父子皆死凡預謀者悉誅契丹之黔漢兒之有聲者皆不免

又曰悟室（改作烏舍）第三子撻撻（改作達勒達）勁勇有智力兼百人悟室（改作烏舍）常與之謀圖蒲路虎（改作富勒呼）之死撻撻（改作達勒達）承詔旨入自從後執其手而殺之爲明威將軍正月十六日挾奴僕十輩入寡嬸家烝焉悟室（改作烏舍）在關下（虜都也。刪注三字）其長子以告命械繫於家悟室（改作烏舍）至問其故曰放偷敢爾悟室（改作烏舍）命縛杖其背百餘釋之體無傷虜法縛者必死（刪百餘至此十三字）撻撻

改作達 達勒 始謂必杖閒縛而驚遂失心歸至不能坐呼
曰我將去人問之曰適蒲路虎改作富勒呼來旬日死兀
室改作烏舍哭之慟曰折我左手是年九月悟室改作烏舍亦
坐誅
節要曰兀室改作烏舍獵居庸關之東憩於山上遙見二
馳遞者相遇於道立馬交談久而分去悟室改作烏舍疑
之命數騎追一人至詰曰爾何人也曰余覩改作伊都使
者以軍事詣燕山稿里改作浩里統軍司稿里亦契丹也悟室改作烏舍
曰爾適相遇者彼何人也曰彼乃稿里改作浩里統軍
之使余覩改作伊都者兀室改作烏舍曰爾等適立馬話及何

事曰問候兀室改作烏舍曰非也問候之語無許久又曰
話別悟室改作烏舍曰亦非也話別之語無許久又曰敘
家事悟室改作烏舍曰家事故非立馬敘又曰敘往事悟
室改作烏舍曰往事亦非立馬敘馳者詞窮面赭又且戰
慄不已悟室改作烏舍察其言色兼素疑余覩改作伊都稿里
改作浩里皆契丹反覆之徒因以詐折之曰我知爾二人
爲覩輩議者近有人密告余覩改作伊都稿里改作浩里反期
於今日各有使至我故來此伺之果得爾輩夫何隱
焉無何馳者實余覩改作伊都議反者也彼謂兀室改作烏舍
果知故不敢隱余覩改作伊都之叛由是敗粘罕改作尼堪自

燕山令悟室改作烏舍西捕余覩改作伊都悟室改作烏舍至雲中余覩改作伊都已走悟室改作烏舍盡誅余覩改作伊都殘黨及擅殺粘罕改作尼堪次室蕭氏回至燕山請罪於粘罕改作尼堪曰蕭氏本契丹之元妃也與兄實乃讐仇實不得已而從之彼素忍死以事兄者將有待於今日也今既見事無成恐或不利於兄且兄橫行天下萬夫莫當而此人帷幄之間可以寸刃害兄於不測矣事當預防況今至此某以愛兄之故已擅殺之粘罕改作尼堪起而謝之既而泣下噫禽獸此二字改作其同心若是宜乎能有成功也悟室改作烏舍姦猾改作機警多類此粘罕改作尼堪之下諸酋改作人不可及之

八月蘇符爲禮部侍郎充賀正旦國信使使於金國

鄜延路經略關師古來朝

關師古先自陝西叛去及新復陝西地歸於朝廷師古來朝有認旗二面擁於馬後曰天下弓馬客一國教頭師初渡江凡見者莫不大笑

十一日戊午金人族誅魯國王都元帥撻懶改作達蘭張匯金虜刪此二字節要曰初撻懶改作達蘭爲元帥宗磐爲上相二人據內外之權共圖不軌兀朮改作烏珠既平宗磐之難馳至燕山以圖撻懶改作達蘭除魯國王撻懶改作

達蘭爲燕京行臺左丞相除簽書杜充爲燕京行臺右丞相命初下撻懶改作達蘭謂使者曰我開國之功臣也何罪而使我與降奴杜充爲伍耶不受命遂牧初欲南歸朝廷不克既而北走至沙漠儒州望雲涼甸兀尤改作烏珠遣右都監撻不也改作托卜嘉追而獲之下祁州元帥府獄至八月十一日伏誅撻懶改作達蘭臨刑謂兀尤改作烏珠曰我開國起義之功臣也爾與我之功固有間矣今小酋删此二字在上聽任讒邪殺戮股肱我恨圖之晚我死之後禍必及爾請速圖之無效我輩兀尤改作烏珠俛首無言

苗耀神麓記曰魯國王撻懶改作達蘭罷都元帥以四大子兀尤改作烏珠代之差吏部尚書亨作天使就祁州問罪撻懶改作達蘭見誣遂與三子宗武宗旦宗望乃秦檜件讀者也同妻榮哥改作榮格妃共議曰雖奪我元帥府兵馬尚有本干戶及强壯得力家人部曲可從山後詐僞赴涼徑往闕下問因何罪如是罷權忽有親信契丹人召哲改作珠展郎君知其謀遂告訴於兀尤改作烏珠急點强兵五百騎追至虎谷北口逢撻懶改作達蘭父子車營誘而執之聞奏遂賜死於祁州三子及妃皆遇害

遺史曰初秦檜在虜改作敵中與撻懶改作達蘭相善檜還朝爲宰相知撻懶改作達蘭封魯王檜欲間撻懶改作達蘭使貳乃令高益恭齎書與撻懶改作達蘭通心腹隨檜歸朝檜授以承信郎令齎書賀撻懶改作達蘭封魯勸撻懶改作達蘭就封以治魯地且已爲南朝宰相以相應令劉光世差人送益恭至沂州劉令莊金人寨取投文字光世令漣水軍山寨統領官王勛送益恭至金人寨得回文到清河遇祝友據楚州差人在清河把隘遂殺勛光世以承信郎借補勛之子恪益恭至祁州投書爲人所告金人遂殺撻懶改作達蘭一族良賤八百餘口而益恭以烹死

節要曰金人之陷山東多撻懶改作達蘭之力也撻懶改作達蘭久居濰州回易屯田遍於諸郡每認山東以爲已有其立劉豫也既不能收功於已又嘗怒豫不拜深有悔吝山東之意撻懶改作達蘭畫山東河北圖獻於虜改作金主曰河北素號富庶然名藩巨邑膏腴之地鹽鐵桑麻之利復盡在舊河之南我初與中國議可以河爲之界爾今新河且非我決彼人自決之以與我也豈可棄之今當以新河爲界則可外禦敵國內捄叛亡多有利吾國矣時吳乞買改作烏奇邁爲虜改作金主

粘罕改作尼堪之徒用事不得行之以撻懶改作達蘭請之再四姑取清州清州在舊河又素屬劉豫聊慰撻懶改作達蘭之意而已後粘罕改作尼堪吳乞買改作奇邁既死撻懶改作達蘭專權遂立主議以取山東諸酋改作帥謀之若獨取山東恐驚豫賊之心或至生事不若廢豫以取之也豫之廢也不惟積怨於下漆金字諸酋改作帥又且山東爲累耳以是可見撻懶改作達蘭本心止有意於山東既得山東則遂其意矣而河南之地欲守之則兵連禍結卒無休息欲付予人以修豫之故事則知後者必鑑豫之失不無二心於是割河南之地以歸朝廷朝廷得河南皆

撻懶改作達蘭之力也不然則割地何不以舊河爲界斯可見矣其後中山府拘國信使王倫於館會諸路番刪此字軍將欲牧改作背盟復寇改作收河南者蓋撻懶改作達蘭時與皇伯宗磐之徒陰謀牧逆欲起兵假以複寇改作收河南爲名爾

又曰紹興九年撻懶改作達蘭避暑於蔚州麻田大嶺下令諸隱藏被虜逃亡者家長罪死產業人口半沒官而半充賞仍於四隣之家共追賞錢三百貫發諸番刪此字軍分詣諸路搜捕被虜逃亡者諸番改作軍爲利所誘苟遇村民便行陵虐捶掠之下間或得之苟非

七者則曰爾當爲我指爾村或隣村所匿亡者一人以易爾身其人不得已而言之諸番改作軍每得一亡者則驅詣所匿之家拘收人口財物以及四隣生民無辜立成星散被害之甚不啻兵火或各持挺聚集相保番改作諸軍苟至遂或鬬敵由是所過捕戮積尸狼藉州縣囹圄爲之一盈此令初下始自蔚州次及潞州安肅廣信保州北平中山祁州慶源信德之境黎元窮蹙羣起爲盜往往宰耕牛自焚廬舍相率上山及三萬餘衆捕捉止撻懶改作達蘭將反故使民爲亂而籍以起兵也

松漠記聞曰楊哥改作揚格太師無子以其姪阿骨打改作阿固達之弟謚曰文烈者爲子其後楊哥改作揚格太師生子撻懶改作達蘭乃令文烈歸宗又曰撻懶改作達蘭封魯王爲元帥後被誅其子太拽馬亦被囚因赦得出庶子烏拽馬改作烏雅美名敦字勉道刪此五字今爲平章

僞史官李成男李大諒征蒙記曰天眷元年都元帥魯國王撻懶改作達蘭總四輔南行府都統河南諸路軍兵公事總副元帥大王四太子至京追呼四輔諭曰都元帥割三京還南宋何緣不諭吾計議其中都元

帥必有逆謀欺罔國朝恐與南宋別有異圖其理未
當爾等四輔自今後都元帥府應有行移軍文字如
吾不在府第無吾手押不得承受回報故來面諭爾
等切宜謹守祇待吾急赴國朝整會割還地土是時
大諒父成在中山府謂大諒曰今北狄猖獗改作庭不靖
非吾所憂吾慮者副元帥兀朮改作烏珠性剛恐還朝有
異議又都元帥長男勝都化改作哈實圖引大族下騎兵
及萬戶北入沙漠部去省親恐副元帥北征相遇未
便吾雖走騎報知令回避未知如何次年皇統元年
副元帥詔至行府數都元帥魯國撻懶改作達蘭南和宋

好包逆甚明已將全賊誅廢外有長男勝都化改作哈實圖
知罪懼誅掠騎北遁分遣精騎追襲捕殺
王山言兀朮改作烏珠之戕其叔撻懶改作達蘭也帥練拉殺
之其家三百餘口皆以帥練拉殺合焚其尸屠其所
居之地三村之人皆不留

九月辛亥宗來朝

遺史曰河南州縣新復首命辛亥宗爲東京提刑永
宗唯尋訪古器及宣政間宮禁舊物求覓美女而已

每巡歷州縣不能傳導德意志慮删此二字而專務苛擾民有冤抑者不能赴訴既去則人唾罵之

以趙榮還金國

金國索趙榮幷其家屬朝廷遣還之初榮之來也韓世忠接遇之及其還也朝廷猶慮世忠沮遏乃自眞州六合縣取淮西路而去

十五日壬辰胡世將加寶文閣學士川陝宣撫副使制曰。舊校云是制劉一止撰三秦天下兵勁之地全蜀坤維斗絕之區並列師屯宏開幕府以壯山河之勢以張貔虎之威不有異人孰膺重選具官胡世將疏通英特篤厚粹深學博古而達今氣絕羣而邁往雍容持橐有獻可替否之風慷慨臨戎有扶顛持危之志資實兼於文武身每係於重輕一昨蔽自朕心出當閫寄方略夐超於前古精神坐折於遐衝茲錫贊襄益隆眷委正齋壇之寵數儼上將之威容井鉞參旗制兩地兵戎之命雲章奎畫冠上閣英俊之尤久矣疇咨莫如汝可噫謀晉國之帥蓋難其人顧漢廷之臣無出其右祇服明訓實觀壯猷云云吳玠既死乃命胡世將加寶文閣學士爲川陝宣撫副使諸路並聽節制世將精神明敏閑習吏治知成都府人謂張詠爲

知府後始見世將能繼祓宣撫之命卽自成都至河池會吳璘楊政等諸將諭之曰世將不能騎馬不能射弓不知敵情不諳邊事凡此數事皆出諸公之下朝廷所以遣世將來者諸公知之乎衆皆曰願聞其說世將曰國家開國於五代之後方當五代之時諸將習知國朝故事凡自今以往應軍中事務並不改吳宣撫之規模有世將所未達者亦當奉聞各攄誠心致勿疑忌邊機一切事有益於國家者惟盡心力而爲之假世將不來諸公有立功者誰能見之故世將以功狀親閱其實聞於朝廷必信而不疑賞典當繼至此朝廷命世將之意也諸將皆心服自璘以下皆拜謝

神龍衞四廂都指揮使護國軍節度使李世輔賜名顯忠

李世輔到行在賜名顯忠爲樞密院都統制

神龍衞四廂都指揮使雄武軍承宣使關師古爲行營中護前軍統制

以夏國宰相王樞還夏國

朝廷備禮命官津送王樞還歸夏國

樓炤歸自陝西

遺史曰樓炤以樞密之職宣諭三京陝西炤倚秦檜之勢妄自尊大輕忽士流尤鄙武臣陝西諸郡多武臣爲守炤悉令庭參而退反請通判幕官接席議事新復州縣軍民皆駭之又劉豫與金國之人民有訴事者執訴牒告官無阻礙炤所到民訴牒者每一狀非五千不能達故不能盡得其民心炤貪財賄所至苦厭之由是失軍民之心矣還朝無所建明迎秦檜之意而已

岳飛來朝

永興軍路經略安撫使兼知永興軍節度陝西路軍馬

張中孚加檢校少保甯國軍節度使

十月九日丙辰張所追復左通郎直龍圖閣

張所建炎初以侍御史出爲河北招撫使累戰金人無援而潰遂編管廣南死於貶所至是追復其官職也

十一日戊午張燾加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兼成都路安撫使

成都闕帥上諭宰執曰吏部尚書張燾可付以便宜使治成都第恐其憚於行卿試叩之宰相秦檜退召燾諭以上意燾曰君命燾其敢辭檜以聞上大喜乃除燾成都陛辭因奏臣聞聖人貴因時故從時如救火追亡蹶而趨之猶恐弗及詩不云乎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孟軻又爲之說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夫有國而明政刑豈是難事顧閒暇之時爲難得爾國家自軍興以來十有餘年日不暇給今茲議和甫定征戰暫息亦可謂閒暇之時矣況今年歲在庚申乃藝祖開基之日得非陛下中興之期乎時不可失願陛下鑒詩人歌詠之辭稽孔孟發明之意孜孜汲汲專以明政刑爲務則臣雖萬里之外猶日侍清光也上嘉歎久之曰朕當書此語置之座右燾又奏蜀自軍興以來困於征徭民力彫弊官吏既不加恤又從而誅剝之去朝廷遠無所赴訴臣俟到所部首宣陛下德意俾一路之民咸沾惠澤上曰豈容一路應四川寬恤事件措置悉委卿燾因奏臣入界即行詢訪一應民間利害先次放罷續行具奏官有貪

冒慘酷爲民之蠹者容臣先次放罷續行按發庶幾
遠民得沾實惠上皆可之以成都帥而得行四川民
事自燾始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九十七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九十七校勘記

自此留倫不還 自此誤作至北 同男臥魯南 男誤作難 歸室不能坐室誤作至 罪犯產業人口 犯誤作死 鑒五代之弊也 脫也字 勿致疑忌 勿致誤作致勿

炎興下帙九十八

起紹興九年十月十九日丙寅盡十二月十九日丙寅新知鼎州王彥字子才河內人隸弓馬子弟續蔵爲公行狀曰王彥卒

所政和五年徽宗皇帝臨軒閱試以武藝中選恩補下班祇應從涇原路經略使种師道兩入夏國蕩平僞拱夏軍割踏駱駝兩城當靖康初金人圍太原京城遣發新招赴援敢戰後軍至大行山焚輜重肆掠百姓驚奔城門晝閉公勒弓兵追殺俱盡金人陷懷

州鼓行犯闕改作向汴公流涕曰君父有難雖生何爲乃棄家奔京師求自試討賊刪此二字河北招撫使司選充都統制樞密院令率張翼白安民岳飛等十一頭項七千人渡大河已陷州縣措置招撫不順改作流散番刪此字軍民既濟深入陷地與金人戍兵萬眾鏖戰大破之收復衞州新鄉縣傳檄諸郡賊改作敵以爲大軍之至也率數萬眾薄公營圍之數匝矢注如雨官軍既寡且器甲故敝疾戰輒不利卽決圍以出遂潰賊改作敵見公所乘甲馬獨異復盡銳追擊公獨與麾下數十人馳赴所向披靡轉戰十數弓矢俱盡會日暮得免他將往往復渡河以還公收散亡得七百餘人保共城西山間遣腹心結集兩河豪傑以圖再舉時金人大立賞格求公甚急公在西山常慮變生不測夜卽徙其寢所部曲或知之泣以告曰我曹所以棄妻子冒百死以從公者感公之忠憤期雪國家之恥爾今使公寢不安席我則非人乃皆面刺赤心報國誓殺金賊改作人入字以示誠節公益自感勵大布威信與士卒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招集忠義民兵首領如傅選孟德劉澤焦文通等一十九寨人十餘萬眾綿亘數百里金鼓之聲相聞自幷汾相衞懷澤間唱義討

賊改作拒敵皆受公約束稟本朝正朔威震燕代金人患之列戍相望時遣勁卒撓沮糧道公每勒兵以待之且戰且行大小無慮數十百戰斬獲銀牌首領金環女眞刪此四字及奪還河南被虜生口不可勝計公聚兵既衆慮糧儲不繼一日盡發軍士運糧會有姦人以告虜改作敵帥乘我之虛遂以大兵犯促改作營壘公率親兵乘高以禦强弩飛石所向輒摧壯士賈勇呼聲動地賊改作敵之斃於壘下者相枕藉悉以馬負之而去猶恃衆欲以久困公卽布長圍遮絕餽運者旬餘公檄召諸寨兵大至卽宵遁時金人銳意中原特以公在河朔兵勢張甚故未暇南侵謀公益急一日虜改作金人召其酋改作首領跪而泣曰王都統寨堅如鐵石未易圖也必欲使某將者願請死其爲所畏如此公方繕甲治兵約日大舉直趨太原斷石嶺關以臨代北告期於東京留守資政殿大學士宗澤澤得以便宜從事奏擬公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河北制置使遣書延公會議公將兵萬餘將發悉召諸寨統兵官指揮授方略以俟會合既行虜改作敵以重兵尾襲而不敢擊遂濟河既至京師宗澤握公手曰公力戰河北以沮金人之

心腹忠勇無前海內所聞然京師者朝廷根本某累
上章邀車駕還闕願公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公卽以
所部兵馬付留守司因差統制官張偉統轄於滑州
界沿河沙店以上下地把截令公量帶親兵赴揚州
行在所有旨令閣門引見上殿時已遣宇文虛中楊
可輔爲祈請國信使副議和而公見宰相力陳兩河
忠義民兵引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北征掎角破賊
刪此四字收復故地言辭憤激大忤宰相意上殿指揮遂寢
差充御營平寇統領官時范瓊爲平寇前將軍公素
知瓊臣節不著難與共事卽稱疾知樞密院事張公

浚宣撫處置川陝奏公爲前軍統制官時盜賊方熾
公爲先驅所過肅清至漢中改差權發遣利州路兵
馬鈐轄兼提舉訓練屯駐軍建炎四年改差金均房
州安撫使知金州時中原盜賊蠭起大者據郡縣鑄
印章擅生殺更相吞噬以圖非望而饑饉荒蕪無所
資食唯四川號爲全蜀易於保聚磨牙摧毒垂涎吮
血者實繁有徒金州適當蜀之後門兵備刓缺事力
么麽公撫民治軍寬猛協宜夜以繼日未幾大賊桑
仲乘陷淮安襄陽之勢擁兵西向進攻均房守將李
倫清韋知幾奔竄凶威益熾眾號三十萬直擣金州

白土關仲公舊部曲也則又申牘懇切於公曰仲於公無敢犯願假道入蜀以就食爾公謂將佐曰吾素知仲之爲人雖能馭士卒輕財善鬬然勇而無謀保爲諸公破之乃遣統領官門立爲先鋒賊恃強銳甚立與戰不勝遂遇害將士失色或請避賊者公叱之曰樞相張公有事於關陝使仲越金而至梁洋則腹背受敵大事去矣卽勒親卒及民兵疾趨長沙平阻水據山設伏以待之賊望官軍少輒仰高蟻附搏戰公執幟麾士士悉殊死鬬久之賊氣憊欲還吾伏發因之大潰縱兵馳擊斬獲數萬賊退保房陵公休士

進擊賊復敗追奔至於白磧房州平是秋權京西南路副總管李忠反殺宣撫處置使司招安提舉官閻門宣贊舍人顏孝隆等百餘人遂攻金州諸關以闚四川公提兵控禦躬冒矢石賊沈鷙善戰又其下皆河朔驍勇官軍與角輒不利遂陷諸關公退舍秦郊令將士盡伏山谷閒息烽燧噎金鼓禁樵牧又焚秦郊積聚若眞遁者以誘賊秦郊去郡城纔二十里道路夷坦寂無人聲公募召必死士預易麾幟色號設奇以須其至閱再信賊游騎至秦郊公召將佐曰賊以我爲遁明日當悉其家屬乘勢長驅以入郡城夜

半分官軍爲三路以遏其衝又以五百騎伏於林麓
凌晨賊果大至官軍逆戰聲震山谷勝負未分也而
伏騎張翼繞出賊背賊大奔潰擒馘萬數生口無算
輜械蔽野追襲至永興之秦嶺因收復永興之乾祐
縣以歸時金州困於調度廩無儲積士有飢色所得
資幣盡分軍伍賴之以饒方賊之遇於秦郊見吾麾
幟色號特異固已駭惙念其老幼業與之俱故其戰
尤力而破敗最甚焉初桑仲既敗復還襄陽已而鳩集
散亡攻圍鄧州鎮撫使譚克力不支委城夜逃賊復
熾朝廷在遠未暇致討務存懷撫因就除仲襄鄧隨
鄖鎮撫使庶使革心而仲稔惡不悛反籍專城之權
南攻德安西據均陽是冬盡以其眾分三道一攻住
口關一出馬郎嶺一擣洵陽縣前軍去金州不遠三
十里公曰仲以我寡彼眾故寇三道以離吾之勢今
吾破其堅即脆者自走矣時賊大兵在馬郎之北公
遣統制焦文通禦住口而自以親兵營馬郎與之對
壘者幾月大戰凡六日賊大敗奔潰縱兵追擊擒統
領將官二十七人俘獲壯士數千眾均州平仲之敗
也爲其黨所殺時又有王闢董貴郭守中阻兵闕蜀
雖凶悖虐焰下於桑李然其小者猶不減萬數公悉

討平之吳玠爲宣撫處置使司都統制守和尙原大
摧兀朮改作烏珠公兼同都統守建康屢破鉅寇二公實
樞相張公浚所選任大犒與元樂工致語有原頭雹
散千鈞弩漢上風馳八字軍之語至今人歌之公威
稜旣著雖遠方持兵者願聽指蹤如知華州李子章
知陜州魯閏保據山寨襄唐鎭撫使李橫實爲鄰境
知虢州耿清又以所部來歸受公節制於是宣撫處
置使又以公節制商虢陜華時皆沒於僞齊公曰上
雖南巡不忘西顧今商虢陜華沒於僞齊而陜郡又
密邇河東他日恢復故疆必自此始則臣誤膺閫寄

奚敢偷安乃遣僚屬高士瑰部分兵將進圖商虢直
抵盧氏與賊大兵三遇再破走之遂定商州紹興三
年春首金人僞皇弟都統郎君大舉圖蜀自商州以
入守將邵隆移治上津賊此字改作金兵遽至跳奔初刪此三字
樞相張公前刪此字召公與吳玠及興元帥劉子羽會
議漢中約虜改作金人甘
爲手臂公聞虜改作金師大入卽駐軍漢陰一帶以應梁
洋而賊改作金人併兵自上津疾馳不一日至洵陽境上
公飛檄召漢陰諸軍統制官郭進先以兵三千人來
至乘流夜發闕於沙隈賊改作敵捨騎鵝鴨來攻一日

凡數十合進等禦之殺傷甚眾明旦虜賊改作金人知官軍單寡即步騎並進塵土蔽天公曰賊改作彼遠鬬飈銳難與爭鋒彼改作其所以疾馳者欲因吾糧食以入蜀爾即盡焚儲積發居民趨險保聚盡督漢陰兵自石泉趨西鄉將與宣撫制置使司及都統制司兵馬會合併力禦賊改作之公次西鄉樞相張公遣幹辦官甄援付公手札急令清野會合所以禦戎者雅如公策公遂踰西鄉都統制司移文命公控禦松林明月諸關公部分既定賊改作金人窺伺所以遂越漢水賊改作方半渡公命馳擊之大破其眾生擒漢兒軍八十餘人時宣撫置使司兵馬萃於饒風關賊改作金人攻之甚急復召公援公盡以將陣於饒風下而發精兵乘高禦賊改作之一日數十戰長槍衝突奮迅飄忽賊改作敵軍披靡摧折棄甲鳥散傷痍踵路時虜此字改作敵營殺馬而食者已旬餘顧其巢窟已遠改作深入重地欲退不能進益窘時利閬路統制官郭仲屯營正當饒風關背賊改作敵夜以輕兵銜枚襲取之饒風失守諸軍盡卻興洋亦焚儲積爲清野之計虜改作金師雖至漢中轉戰千里死傷過半且無所掠大失望腥羶改作軍心洶洶異謀欲叛復慮我師掩至即無遺類改作全軍遂自褒斜遁去樞

相張公以爲虜改作金雖深入而亡失士馬之多前此未有實同敗衂而卒保全蜀者係諸將效力棄過錄功用黜陟聖旨進秩行賞有差授公保大軍承宣使公曰某備任爪牙不能殄滅醜類改作朝夕殄敵致彼深入者皆某之罪也奚敢與他將比獨不受士益重之時虜此字改作金兵雖遁而僞齊遣周貴爲京西安撫使盜據金州公發鎮兵復自饒風以出至漢陰周貴領兵拒戰統制官許清橫擊大破之貴僅以身免金州平時金州新苦於兵軍食益艱樞相張公命兼使司參議駐兵閬中以備川蜀而留格禧以兵三千控禦金房俄又令公移軍渠州照應巴達等州一帶關隘紹興五年五月公聞下詔車駕親征劉豫公泫然曰上躬犯霜露以誅僭逆此正臣子捐身報國之秋況分鎮詔書有悉心戮力屏翰王室之語乞盡提全軍援行在所至於再三宣撫處置司終以先獲聖旨令公保蜀遂不果行知荆南府兼充荆南府峽州荆門公安軍安撫使江陵盜賊後城郭爲墟前徙枝江公至始還舊治帑廩空乏無三日儲乞置屯田以爲出戰入耕之計爰擇荒田分將士爲百莊莊耕千畝唯山口富里田舊截阻河置千戶塘瓦窰三堰隄水分溉上堰廢

爲榛莽公親督將士具畚鍤從事計工六萬有奇不
浹旬告成公私之利無窮天下論屯田實不擾民而
得充國之遺意者必以公爲稱首詔奬諭之紹興六
年制授公保安軍承宣使京西南路安撫使司時岳
飛爲京西湖北宣撫使當受飛節制公昔爲招撫使
司都統制日飛實以偏將從新鄉之役違公節度飛
以其所部別爲一寨已而公兵大集飛一日單騎叩
公壘請罪左右或勸公斬飛以謝衆飛惶恐色動公
曰汝罪當誅然去吾之久乃能束身自歸膽氣足尚
也方國步艱危人才難得豈復仇報怨時邪吾今捨
汝因以巵酒飲之飛再拜謝及公爲置制使飛終不
自安卽檄使赴榮河把隘自爾復睽及是公上章引
嫌辭免劉麟再寇淮甸車駕親征駐蹕平江府樞密
院奏以都督府參議軍事除知邵州命以所部隸侍
衞馬軍司劉錡公聞之喜甚曰所付得人矣二公素
相知心且加交契士論欽之就除知鼎州將行疾遽
作遂不起享年五十時紹興九年十月十九日也
遺吏曰王彥在邵州就除知鼎州將行疾遽作遂不
起享年五十詔贈昭化軍承宣使恩澤六人仍與一
子見闕差遣照管孤遺時荆南有彥舊部曲聞彥死

請於安撫使薛弼卽佛宮迎彥繪像爲位以哭凡三
日士大夫有意於人材者莫不爲時嗟惜彥娶劉氏
封碩人長子世顯 官成忠郎其次世雄皆未授命
彥事親盡孝撫弟姪盡愛彥旣貴母太碩人已老彥
喜懼常形於色晨昏無違誕日必設樂獻壽拱手侍
側母素嚴設飲食必劉氏親庖起居扶持無須臾離
而彥每以此爲樂初彥會議於東京留守司家屬悉
在河內及到維揚行在所河北諸將始護致而父武
經之喪與其兩兄之孤猶陷於僞境在邵陽日彥優
以金幣遣人抵河內迎取之法當任子先推其姪疾
且革殆不知人俄稍悟召弟姪悉以財物均給之其
爲將帥也嚴明紀律沈勇能斷而以公行之每出師
無供帳厨傳誅茅爲廬與士卒同器而食井竈未具
飢渴不敢先戰士卒有傷痍者（解衣）衣之親爲傅藥或違
令犯法雖故舊立斬之而撫恤其家及凱還論功必
自下推眾以爲當雖疏逖必居上列以是人人樂爲
盡死尤長於簡練士伍不以修飾爲先而取其輕足
鷙果有力者每破賊大閱以充軍者蓋十之一故其
所部號天下精兵舊八字軍旣屢摧堅陷陣而勇夫
羨慕誓不與賊俱生願刺者至萬數其在金州屢破

大盜雖子弟從軍未嘗霑賞妻之弟戰沒於陣亦不以爲言張浚聞之特官其姪以勸盡忠於公者至於天籍帑庾無毫髮容私嘗曰人臣惟有功於國然後能享朝廷爵祿俯仰無所愧怍若貪冒苟得適足爲恥故兩除留務皆不拜故事廉車秩視從列凡除授即辭免謂之備禮彥即直還告命不爲飾辭分鎮時便宜黜陟他鎮例擬借官資彥於立功將士則上之於宣撫處置使司以示不敢專彥喜人盡言幕客或面陳其短必斂容悅謝雅性嫉惡尤切齒贓吏曰此偷祿蠹民者或干以私則曰彥未有寸功以報主恩方且思革弊事故所未敢至與人辨是非略不少屈已下氣故議者或譏其黑白太分疏於涉世屢蹈危機瀕於不免平日剛毅寡合而待士極能盡禮此彥爲人之大略也

林泉野記曰王彥字子材懷州人武舉中第爲河陽清河縣尉建炎初張所爲河北招撫使從其軍數月即用爲都統制率兵五千過河北與金人三戰皆勝既而爲虜改作金所敗兵潰彥走入衞州共城縣北太行山聚兵皆涅其面云誓殺金賊改作人不負趙王虜畏憚之呼爲八字軍屢與虜改作金兵勝負相當加河東

河北都統制俄還京師加河北河東制置使張浚薦爲御營司將從浚往川陝後爲金房州安撫使知金州賊姒達寇郡彥擊擒姒達又擊破賊桑仲復房州加均房州鎮撫使紹興元年累破賊李忠二十餘萬忠遂降劉豫次年擊破賊董先於金州紫嶺巡城復戰於虢州界彥敗亡統制官劉奇然先亦困迫乃降彥洪州觀察使三年正月虜寇二字改作金兵攻金州彥走金州爲宣撫使司參議官五年湖北宣撫使六年加保康軍承宣使京西南路安撫使知襄陽府事復率衆一萬赴行在除行營前護軍都統制復除浙西沿海制置副使七年駐軍平江彥感疾軍士與解潛士卒交爭行宮前彥乞解兵任降洪州觀察使知邵州以其軍隸劉錡後錡敗虜改作金兵於順昌府雖錡善兵然亦彥軍之助也彥在郡甚有治聲爲時循吏九年移鼎州未赴病卒贈昭化軍承宣使

十二月孫暉爲河南府路兵馬副總管

命孫暉爲河南府路副總管令招一千三百人是時有酈瓊叛軍劉豫放歸農者又豫之廢也有自放免歸者甚衆皆願投募暉未至西京人數已足矣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九十八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九十八校勘記

蕩平僞洪夏軍 洪誤作拱

唱義討賊者 脫字

時宰相上殿指揮 脫時宰相三字

乘流夜發 闕於沙隈 闕處原係逆擊二字

公盡以兵將 脫兵字

莫不爲之嗟惜 之誤作時

方且思草弊 倖倖誤作事